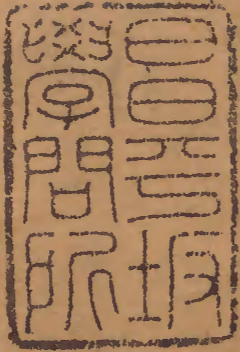


晦菴文集

五十六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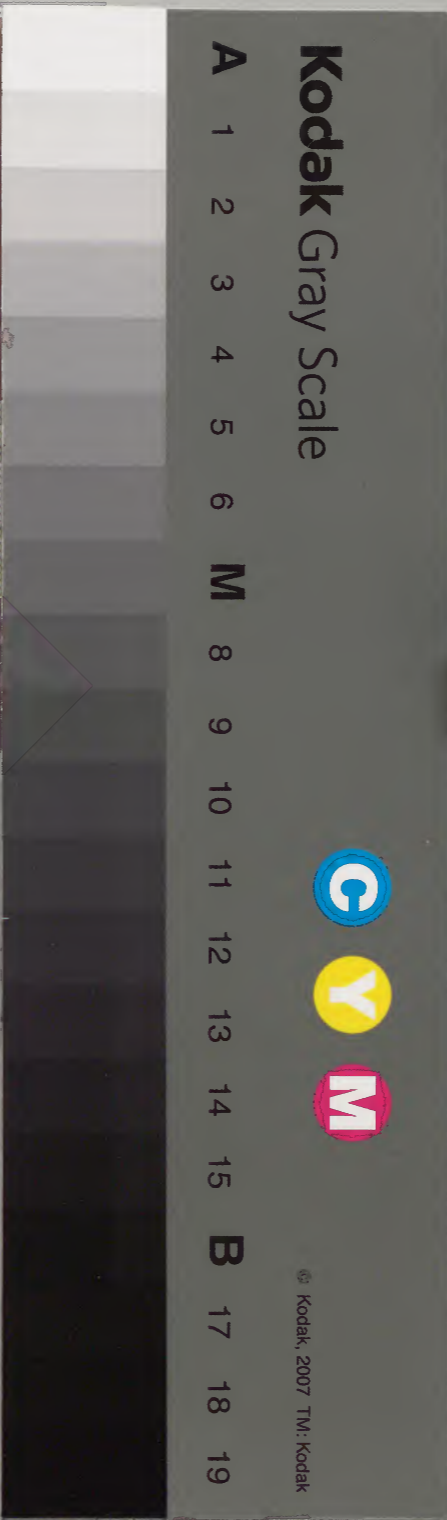
庫文閣内		
函	三四九二	漢
架	六四二	書
	冊	類

庫文閣内		
函	三四九二	漢
架	六四二	書
	冊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492
冊數	64 (33)	
函號	315	136

卅三

315-136
33-40





朱文公文集卷之五十六

知舊門人問答

趙子欽君肅

昨承奇及文字意謂一時思索偶有所未至故率易報去
今承示喻乃平日所深體而實見者甚愧輕發然所謂深
體而實見者乃止如此在賢者似充不宜如此便休也刪
遺書之未精探易傳之未至此在當日君諸先達猶未
敢輕言之今日安敢議此耶只如所示屯卦之說深所未
曉若欲以此接補易傳七分之一心恐合不著也大率近日
學者例有好高務廣之病將聖人言語不肯就當下著實
處者須要說教玄妙深遠添得支離蔓衍未論於已無益
且是令人厭聽若道理只是如此前賢豈不會說何故却

朱文公文集卷之五十六

余亮馬

只如此乎淡簡短都無一種似此大驚小怖底浮說蓋是
看得分明思得爛熟只有此話別無可說耳其曰只說得
七分者亦言沈酣浸漬自信自得之功更在學者自著力
耳豈是更要別添外料釀玄酒而和大羹也耶且如元亨
利貞四字文王本意在乾坤者只與諸卦一般是大亨而
利於正耳至孔子作彖傳又言始以乾坤為四德而諸卦
自如其舊二聖人之意非有不同蓋各是發明一理耳今
學者且當虚心玩味各隨本文之意而體會之其不同處
自不相妨不可遽以己意預作主張必欲挽而同之以長
私意增衍說終日馳騫於虛詞浮辨之間而於存養省察
日用之功反有所損而無所益也去歲承書之日適有
西傳子淵在坐蓋喜聞足下之說而以示之子淵不意也

夫觀者深思而有以反之勿使熹為終有愧於子

答趙子欽

示喻訥言敏行之意甚善然前書鄙論亦非謂都不講究
而專務力行也正為聖言微指本自精約不當如是支蔓
以求之恐其愈多而愈遠耳

答趙子欽

示喻虛一之說甚善此本聖人所不言今著一句便成贅
語平喻推說其理甚當但以四十九著程而未分為太極
之象則恐亦未穩當蓋太極形而上者也兩三四五形而
下者也若四十九著可合而命之曰太極之象則二三四
五亦可合而命之曰太極之體矣蓋太極雖不外乎陰陽

五行而其體亦有不離乎陰陽五行者熹於周子之圖書之首固已發此意矣若必其所象毫髮之不差則形而上下終不容強於匹配若曰各隨所指而言則與其以握而未分者象太極互不若以一策不用者象之之爲無病也明者試復思之如何

答趙子欽

自反研幾之喻極感至意不敢不勉但他論有未能無疑者如詩樂起調畢曲之法乃自古所傳如此音調方有歸宿不可紊亂温公書儀誠有未盡合古制處然兼而存之自可考見得失今以其一詞之不合便欲削去似亦草率且彼以俗尚而雜古禮吾以臆見而改古樂安知後之視今不猶今之視昔耶堂案如度必已得其詳實因便早亦反方欲尋數椽之居或可憐以爲法耳子靜後來得愈其於前大抵其學於心地工夫不爲無所見但便欲恃此陵跨古今更不下窮理細密功夫卒并與其所得者而失之人欲橫流不自知覺而高談大論以爲天理盡在是也則其所謂心地工夫者又安在哉

答趙子欽

禮圖未暇詳考亦是素看此篇不熟猝乍看未得若更得冠婚禮二圖容并考之乃爲幸耳室戶之牖並列於前不知以幾分爲戶幾分爲牖房在室東而無北壁不知其南戶有扉否房之戶當中耶近東角耶近西角耶兩階當直東西序之中而上耶近兩楹而上耶近兩壁而上耶須先定此地盤間架乃可議其升降出入幸亦并作一圖子細見示也易說用意

甚精然鄙見却有未安處似是爲說太精取義太密或傷簡易之趣更俟詳玩別奉扣也

答趙子欽

熹數年來有更定舊書數種欲得面論而不可得大抵愚意常慮近世學者道理太多不能虛心退步徐觀聖賢之言以求其意而直以己意強真其中所以不免穿鑿破碎之弊使聖賢之言不得自在而常爲吾說之所使以至初持縛束而左右之甚或傷其形體而不恤也如此則自我作經可矣何必曲躬俯首而讀古人之書哉不識明者以爲如何

答趙子欽

禮圖甚精但病軀尚爾支離正甫到此未久亦大病故

日今又見遂不得子細商訂但昨來黃堦考得字樣頗與來示不同亦未暇參考折中正甫計必持歸幸詳之因來喻及也易說用意固甚精密愚意亦素謂易學不可雜却象數但象數之學亦須見得大槩摠領方可漸次尋探今但如此瑣細附合恐聖人之意本未必爾而虛費功力也人抵讀書須見得有曉不得處方是長進又更就此闕疑所疑而反復其餘則庶幾得聖人之意識事理之真而其不可曉者不足爲病矣正甫趨向持守甚不易得但看文字亦尚多強說處此學者之通患如前輩亦或未能免元聖所謂寬以居之子張所謂執德不弘正爲救此病事不識明者以爲如何無由面話書札不得究所欲言而衰晚疾病恐不久在世間或能早爲命駕一來使區

區懷抱得以傾倒而萬一辱有取焉亦非小因緣也此間雖有士友數輩然與之語往往不能盡人意一旦溘然此事便無所寄不得不爲之慮耳大學語孟說各一通謾往此近日所脩定然尚覺得有硬說費力處煩爲一閱見日面論須盡去此等病方見聖人本意也

答詹子厚

便中辱書良足爲慰但所寄喻趙二書及復齋行實奠詞三復悲歎不能自己嗚呼世豈有斯人耶銘墓誠願効區區但時論如此兩三年來不敢爲人作一字而猶不免今遺責方新豈敢干犯且當謹藏以俟雷霆之威有時或息而真偶未死則終不敢食此言耳萬一溘先朝露則諸賢之言自足紀於後世亦不待真而顯幸家以告區

答詹子厚

罪矣之餘幸亦粗遣不足云云子欽之逝念不能忘前書所報刊行易說事不知尚及止否計其書多說象數似亦不妨但是有些這下氣息令人憎嫌耳可中安在書中說欲此來不知成行否因通書幸爲致意并問汪正父所在也此間禮書漸可脫藁若得二公一來訂之尤佳然不可語人恐速煨燼之災也

答詹子厚

所俞鄉黨卒章疑義此舉一當闕之却於分明易曉切於日用治心脩己處反復玩味深自省察有不合處即痛加矯革如此方是爲己功夫不可只於文字語言上著力

也彼中士子有來學者亦可以此告之真論語集注未嘗
皆引胡先生說所傳恐誤此書之作只是解說訓詁文義
免得學者汎觀費力然所謂玩味省察功夫却在當人不
在文字也

答徐載叔賡

知放船下都為排雲叫閭之舉此意甚壯示及藁草詞氣
奔放而叙事詳密病中目昏略一披覽甚快鄙意所論亦
切中今日之弊如經題破碎近日尤甚前日江東未得請
時嘗欲到宮後檢舉諸州所申入一文字劾其戲侮聖言
之尤者一二人雖或未必聽從亦且令人傳笑少警昏俗
既不成行此事又且已今讀來示如穰得棧也但此事更
有根本今徒然說得病痛不知如何下藥又此於治體

為一事而文書浩漾已如此恐萬機之暇亦不能詳覽也
略簡節之并與施行之目一二陳之乃為佳所喻學者
之害莫大於時文此亦抹弊之言然論其極則古文之與
時文其使學者弃本逐末為害等爾但此等物如淫聲美
色不敢一識其趣便使人不能忘政當以為通人之蔽不
當以是為當務而切切留意也放翁之詩讀之爽然近代
唯見此人為有詩人風致如此篇者初不見其著意用力
處而語意超然自是不凡令人三嘆不能自己蓋愛之者
無罪而害之者自為病耳近報又已去國不知所坐何事
恐只是不合做此好詩罰令不得做好官也

答徐載叔

專人示問充荷厚意但觀所論枝葉太繁標榜太多似於

古人爲己之意有不相似者未知謝陸二公曾以此奉箴否竊謂此非小病遂而不反尤悔之積將有不可勝言者辨說雖精無能補也

答葉正則適

來書毫毛鈞石之喻是乃孟子所謂尋尺者此等議論近世蓋多有之不意明者亦出此也古人爲己之實無多言語今欲博考文字以求之而又質之於膠擾未定之胷次宜其愈求而愈不得也既未知其實之所在則所謂百餘年來之所講貫者果指何事以充之而遽以爲未合於聖賢之中耶

答葉正則

向見人家抄錄情康事有耿黃門劄子論祖宗致治不

聖道之感者數條不當專以祖宗爲法後有欽廟批語若曰昨降某事指揮失於思慮尚賴師傅大臣正救其失前命更不施行當時不曾錄得後閱實錄長編之屬皆無此事不知今尚有考處否耿之誤國固非一事然此一章乃定公孔子所謂一言者恐不可不著之史籍以爲永監也

答葉正則

所喻二說之未安具悉雅意但熹則以爲舊聞者中也獨得者過也賢者之所以未然者不及也其詳雖有未得盡聞者然大約當不出此於此看破則千里同風不待片言而群疑決矣

答葉正則

向來相見之日甚淺而荷相與之意甚深中間寓舍並坐

後書觀左右之意若欲有所言者而竟囁嚅不能出口前
後書疏往來雖復少孔鋒穎而亦未能彼此傾倒以求實
是之歸但見士子傳誦所著書及答問書尺類多籠罩包
藏之語不唯他人所不解意者左右亦自未能曉然於心
而無所疑也世衰道微以學為諱上下相狗識見議論日
益卑下彼既不足言矣而吾黨之為學者又皆草率苟簡
未嘗畧識道理規模工夫次第便以已見搏量湊合撰出
一般說話高自標置下視古人及考其實則全是含糊影
響之言不敢分明道著實處竊料其心豈無所疑只是已
作如此聲勢不可復謂有所不知遂不免一向自瞞強作
撐柱且要如此鶻突將去究竟成就得何事業未論後世
只今日旁觀便須有人識破不論他人只自家方寸如何

來書以謂在荆州無事看得佛書乃知世
學奇之說事不能治道相亂所以參雜辨爭亦是讀者
不深考爾此殊可哂不謂正則乃作如此語話也中間得
書舉書亦深以講此辨切為不然此蓋無他只是自家不
會見得親切端的一容有毫釐之差處故作此見耳欲得
會面相與劇談庶幾彼此盡情吐露尋一箇是處大家講
究到底大開眼着面大開口說話分明去取直截剖判不
須得如此遮前掩後似說不說做三日新婦子模樣不亦
快哉孟子自許雖行霸王之事而不動其心究其根原乃
只在識破波淫邪滯四種病處今之學者不唯不能識此
而其所做家計窠窟乃反在此四種病中便欲將此見識
判斷古今議論聖賢豈不謬哉相望千里死亡無日因書

聊復一言不審明者以為如何然勿示人恐又起鬧無益而有損也

一若見得道理分明便無事殺決不暇讀佛書若偶讀之亦須便見得其亂道誤人處愈親切不至為此言矣試一以此一端思之可見得失劉智夫此間相去不百里暑中未得款會同志難得但恐自處已太高了不肯放下就實做工夫耳年來見得此事極分明乃知曹子實以魯得之而聰明辨極如子責者終不得與聞於此道之傳真有以也

答徐居厚 元德

大病新復正要將護不可少有激觸損動真氣讀書度未能罷且歇得數月亦佳將來看時亦且適意遮眼自有

其學之日所見朋友講習未有能及此者甚慰鄙意以所謂三條觀之恐前日講貫之功猶有未究其極者而今日所謂操存養者一不免離却前日所講別作一段不言不語底功夫也夫之序自格物致知以至於誠意正心不是兩事但真內外淺深自有次第耳非以今日之誠意正心為是即悔前日之格物致知為非也不識明者以為如何如延平行狀中語乃是當時所聞其用功之次第今以聖賢之言進修之實驗之恐亦自是其一時入處未免更有商量也程子所論心指已發後書明言此固未嘗則是一時言語不免小差須如後說乃為無病蓋性為體情為用而心則貫之必如黃先生所謂心統性情者其語為精密也忠信之

恐當於是非羞惡之端論之
時之得名未必為此設也
道旁客舍草草布此言不盡
意恐有未安更俟垂喻有書
尺託子和發書至嬰女彼中
時有便也未由回講豈勝
悵然唯冀以時珍衛用慰遠
懷千萬之望

答方賓王

別紙所喻甚善向亦見湖中
士友多立一偏之論故爾過
憂然存養之功亦不當專在
靜坐時須於日用動靜之間
無處不下功夫乃無間斷其
心性之說亦已得之但性
即理也今以為萬理之所自
出又似別是一物康節先生
云性者道之形體此語却似
親切也又云靜而不知所存
則性不得其中性之必中如
水之必寒火之必熱但為人
失其性而氣習昏之故有不
中而非性之不得其中也鄙

工夫不必大段着力記當損
人心力使人氣血不舒易生
疾病况古人之學自有正當
用力處此等止是隨力隨分
開廣規模若專恃此亦成何
等學問耶前此屢欲言之而
匆匆不暇今亦不特為養病
發也今人但見孔子問禮問
官無所不學便道學問只是
如此却不知得他合下是甚
次第大底本領方有功夫到
此若只將自家此等小小見
識而學養子而后嫁豈不悞
哉至於平心和氣却是吾人
學問根本亦不為病然後當
著力也

答趙履常 崇憲

示喻讀書遺忘此亦人之
通患無藥可醫只有少讀深
思其意味浹洽當致心
中讀易亦佳但經書難讀而
此經為之難蓋未解

之後經文本意又多... 說殺了令人看得意思局
促不見本來開物成務... 考所傳鄙說正為欲救此
弊但當時草草抄出... 以文字耳然試畧考之亦粗
見門戶梗槩若有他說... 非吾之所敢聞也

答方賓王

伏自先人實與先侍郎交有遊從之好而素蚤歲又得以
州縣小吏趨走幕府之下辱慰薦焉衰悴無堪不能以
報效萬一每念知顧之重未嘗不愧且歎也屏居衰僻病
懶相仍又不能一通問訊門下然知舊問亦未嘗不詢扣
動靜而鄉往不忘也... 人都不半月而匆匆以去已
辱專人追路惠以手書意寄勤厚三復增歎且審即日極
暑尊候萬福又以為慰示喻為學之意親切的當而不

如此未知是否

答方賓王

性者道之形體因記先生誨而思之姑以所見布稟知
言云性立天下之有蓋萬物之所以有者以是而已苟
無是則氣化將斷絕生物有窮終矣故曰陰陽之根抵
造化之樞紐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而道之體也然前
賢之論性未嘗一及於此而必以人物稟受動靜而言
者蓋性不能捨物而自立捨物而論性則性蓋不可得
而名如乾坤毀則無以見... 道也者言天之自然也
性也考言天之賦予萬物... 稟而受之者也雖稟而
受之於天然與天之所以為... 者乃無餘欠然則性與
天道非二體也語其分... 體無為也人心則

有動焉而萬事萬物人倫 田成通變化之機莫不備
具而仁義禮智所以立 譬之人有是身頭目手
足各有攸職而不相亂 用乃全性即理也而繼
之以康節之語妄意恐出 未知是否義愈精則言
愈難矧以淺陋恐不足以發其蘊乞賜詳誨

性者道之形體乃擊壤集序中語其意蓋曰性者人所稟
受之實道者事物當然之理也事物之理固具於性但以
道言則冲漠散殊而莫見其實惟求之於性然後見其所
以爲道之實初不外乎此也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亦以
此而言耳來諭所云自是胡氏知言之意與此不相關也
或者曰易傳曰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皆妄也乃邪心
也誠舊常疑此語以爲離邪即歸於正所謂閑邪存其

誠非閑邪之非別有誠可存也但閑邪則誠自存矣後
來方覺得下精元不曾實體得只是將言誠尋求所
以草草如此夫莊敬持養此心既存亦可謂之無邪心
矣然知有未至理有未窮則於應事接物之際不能處
其當則未免於紛擾而敬亦不得行焉雖與流放而不
知者異然苟不合正理則亦未免爲妄與邪心也故致
知所以爲大學之首與其用力之次第則先生所作大
學傳所引程子游氏胡氏之言數條是也但莊敬持養
又其本耳近來學者多說萬理具於心苟識得心則於
天下之事無不得其當而指致知之說爲非其意大率
謂求理於事物則是外物誼竊謂知者心之所覺吾之
所固有蓋太極無所不該而天下未嘗有心外之物也

惟其汨於物欲亂於氣習故其知乃始蔽而不明而敬以持之思以通之者亦曰開其蔽以復其本心之知耳
程子曰凡一物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者豈皆窮之於外哉在物爲理處物爲義所以處之者欲窮其當則固在我矣程子曰致思如掘井初有渾水久後稍引動則清者出來人思慮始皆溷濁久自明快矣所謂渾水與明快非自外來蓋亦開其蔽而本心之明漸見耳此心分量之大而運用之無窮豈一事一物之所能該一事適其當而已或未然則亦不得爲心正必也如程子所謂覺悟貫通於天下萬物之理無一毫之不盡則義精而用妙始可以言盡心知性矣不知或者識心之說豈一超直入者乎

論易無妄之說甚善但所謂無邪心而不合正者實該動靜而言如燕居獨處之時物有來感理所當應而此心頑然固執不動則雖無邪心而只此不動處便非正理又如應事接物處理當如彼而吾所以應之者乃如此則雖未必出於有意之私然只此亦是不合正理既有不合正理則非邪妄而何恐不可專以莊敬持養此心既存爲無邪心而必以免紛擾敬不得行然後爲有妄之邪心也所論近世識心之弊則深中其失古人之學所貴於存心者蓋將推此以爲天下之理今之所謂識心者乃欲恃死而外天下之理以爲益崇而禮益卑今人則論益高而其狂妄或言曰立人之道無仁義二字包括人道無

余龍

道然而亡其心
性便是仁陽發
而後於聖賢是言
之統體而存乎人者
也心之具衆理猶穀種
端即所謂生之性故曰
一長也夫穀之生而苗
味各有定體不可相錯
譬之萬事萬物之理父子
之微語默之誓亦皆有
而其於流動發生之端
此義之名所以立而體
用所以

也故曰理一而分殊蓋
無而大本一原初不貳
然人之有是身即有自
發不以正而人之生道
子之不仁者有矣蓋須
天理之公而無入欲之
治為盡人之道夫子未
所謂仁字大無近之而
子所謂惻隱之心程子
謂為仁之體矣又所謂
是義之名所以立而體
之病大抵仁字專言之
則曰

卷五十五
余龍馬

者兼舉而並觀則其意味情狀互相形此乃為易見蓋人之性皆出於天而天之氣化必以五行為用故仁義禮智信之性即水火金木土之理也木仁金義火禮水智各有所主獨土無位而為四行之實故土亦無位而為四德之實也仁義禮智同具於性而其體性然莫得而見至於感物而動然後見其剛隱羞惡辭遜是非之用而仁義禮智之端於此形焉乃所謂情而程子以謂陽氣發處者此也但此四者同在一處之中而仁乃生物之主故雖居四者之一而四者不能外焉此易傳所以有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之說固非獨以仁為性之統體而謂三者必已發而後見也夫仁義禮智性也剛隱羞惡是非辭遜情也心則統乎性情者也以此觀之則一區域分辨而不害其

心則統乎性情者也以此觀之則一區域分辨而不害其

心則統乎性情者也以此觀之則一區域分辨而不害其

性者道之形體乃擊壤集序中如其意若曰但謂之道則散在事物而無緒之可尋若求之心則其理之在是者皆有定體而不可易耳理之在心所謂性故邵子下文又曰心者性之郭郭也以此論之得失可見矣

余龍馬

人之應事有不出於意欲之說
遂陷於不正者多矣重子所謂
以被之空言而不敢辭者正為
存為無邪心敬不得施然後為

心以不見義理之當然
為之而不知其義是
恐不必專以此心之
心也

心固不可不識然靜而有以存
用亦昭然矣近世之言識心者則異於是蓋其靜也初無
持養之功其動也又無體驗之實但於流行發見之處認
得頃刻間正當底意思便以為本心之妙不過如是擊亦
作弄做天來大事者不知此只是心之用耳此事一過此
用便息豈有只據此頃刻間意思便能使天下事事物物
無不各得其當之理耶所以為其學者於其功夫到處亦
或小有勃發然亦不離此處而其怪肆狂妄不顧義理之

心使皆競辨之端也
仁義禮智性也體也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情也用也統性
情該體用者心也今曰流動發生之端即所謂生之性又
曰萬事之理莫不具於流動發生之端此義之名所以立
而體用所以兼備似未安也蓋孟子所謂四端即程子所
謂陽氣發處不當以是為性而義之名則自其夫發之時
而已立矣羞惡之心則其

見之端也
所示諸說皆詳密足見用
一條尤善鄙意所未安者
見然其大槩具於此矣或
人却望疏示

善考賓主

余龍馬

前書、詢數條類皆精當敬夫未發之一、乃其初年議論
後覺其誤即已改之但舊說已傳學者又不之察便加模
害不細往時常別為編次正為此耳然誤本先行此
本出遂不復售甚可恨也赤子之心伊川先生最後一
書言之甚詳蓋人心莫不有未發之時不但赤子為然而
赤子之心亦莫不有已發之時不得專指為未發也衛
之事遺書中亦有兩句與胡傳相似劉質夫所錄胡蓋祖
其意而不悟其失之毫釐之間也此事舊嘗疑之近日亦
方與朋友說及得來示適契鄙懷知閱理之不苟也其他
無可疑者恨未得面講耳

答方賓王

前書所論大學論語二大槩皆得之但大學次序亦謂學之
終始無非已事但須實進得一等方有立脚處繼得
後段功夫真石幼驗爾非謂前段功夫未到即都不照管
後段而聽其自爾也聞道方是理會得為人底道理從此
實下功夫更有多少事豈可便謂都無餘事但到此地即
所見不差真有廣居可居正位可立大道可行向上自然
有進步處耳

答方賓王

熹前日看所寄易說不子細書中未敢察察言之遺書後
編改居道間看得兩冊始見其底蘊如言四象及先天次
序皆非康節本指其他亦多杜撰如九轉圖引魏伯陽參
同契張平叔悟真篇充為無理亦自不曉參同契中所說
道理可惜月許多功夫都不濟事大抵物之一書最不易

讀今人喜言之正所謂畫鬼神者殊不知只是瞞得不會底於自己分上成得何事而世人自有曉得者亦不可得而欺也熹向來作啓蒙正爲見人說得支離因竊以謂易中所說象數聖人所已言者不過如此今學易者但曉得此數條則於易略通大體象數亦皆有用此外紛紛須理會矣聞已見之嘗試推攷自當見得其第二篇論上經兩儀四象之屬尤精誠得其說則知聖人畫卦不假纖毫以慮計度而所謂畫前有易者信非虛語也然此書所論彼書之失幸勿語人又生競辨區區但恐老兄或信其說而講求之則枉費功夫故專附此奉報爾

答方賓王

沈君易書詞太汗漫讀之多所未解不敢遽下語其間

書在手餘五之說甚新而整似若有理但恐不可謂之解奇尚自可取耳易於六經最爲難讀穿穴太深附會太巧恐轉失其指故頃嘗爲之說欲以簡易通之然所未通處極多才不可下手處只得闕其所不知庶幾不至大差繆耳

答方賓王

所寄易說却以上內諸疑義所得甚多其未安者亦各附已意於其下并此封內幸更詳之前書所論易說已詳然忽忽尚多未盡大抵多是未得古人正意而好自立說此今世讀書者之通病也

觀其所以一章誼謂所以所爲也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所爲雖曰善矣抑不知其意之所發爲利乎爲義乎所

為合於義所發亦以義則固善矣又當察其平日所存
所守果一出於正乎至是則亦盡觀人之法矣范氏曰
視其所以知其用心之邪正觀其所由考其所行之歸
趣疑倒說了

察其所安正是察其所由之安與不安若其為善如惡惡
莫如好好色則居之安矣范氏之說誠未當也

學而不思則罔一章誼竊意學謂視聖賢所言所行而
效之也思謂研窮其理之所以然也徒學而不窮其理
則罔罔謂昏而無得則其所學者亦粗迹爾徒思而無
踐行之實則殆殆謂危而不安則其所思者亦虛見爾
一學而思則知益精思而學則守益固學所以致廣大思
所以盡精微

不事於踐履如學以聚之正為聞見之益而言

知之為知之一章誼謂學者之於義理於事物以不知
為知用是欺人或可矣本心之靈庸可欺乎但知者以
為已知不知者以為不知則雖於義理事物之間有不
知者而自知則甚明而無蔽矣故曰是知也以此真實
之心學問思辨研究不舍則知至物格心正意誠之事
可馴致也夫子以是誨子路真切要哉此意言之若易
而於學者日用間關涉處甚多要當步步以是省察則
切身之用蓋無窮也

此說甚善

德不孤一章按程子自有二說曰各以類聚曰與物同
曰為善者以類應有朋自遠方來此一說也曰一德立

卷之五十五
周章刊

而百善從之至德盛後自無窒礙左右逢其原此又一說也南軒云善言之集良朋之來與夫天下歸仁是亦下孤而已則是兼用程子二說不知如何

德不孤易中所說與論語不同德盛逢原者易之說也善以類應者論語之說也各指所之不可兼用

漆雕開吾斯之未能信一章誼謂天理精微深妙無窮惟知至物格者然後能盡之苟有一毫未盡則心體未能周流而無滯也其於事物之間能自保其應之而必當乎信者理之全體實有諸已而無不盡之謂漆雕開

所見其大而肯安於小自察甚精而不容以自欺則其立志之宏而進道之勇何可量哉比來士所以悅於

此一章語意駁雜多病更加玩索為佳

一入怨已或已然人如蘇氏說則指意皆明又不知可以

二為據否程子不明說舊惡竟未知此章之所指歸也

善惡是他人前日之過如其冠不正之類前日雖已望望

然去之然今日正冠而來則取其改過而不念前日之過

矣

未下為衛君一章誼謂本意只是衛君以父子爭國事

本以兄弟讓位類而言之則輒之罪著矣揚氏辨論最

余龍寫

卷之五十五

三

之命者按在氏靈公嘗欲立公乎耶矣輒乃耶讓之夫
人立之不知此言別有所據否如所謂削贖以父爭輒
復台避位國人擇宗室之賢者立之斯為至當然猶疑
耶之避當在靈公既薨而夫人欲立之時如此則庶
乎本齊之風焉不知是否
此說甚善

吾無隱乎爾一章詎謂聖人之作止語默無非教也唯
聖人然後能之蓋聖人全體是此理無物不體無時不
然也故以此語二三子亦道其實爾若如謝氏揚氏之
說則是我悔二三子共此理其仰觀俯察與夫百姓日
用者莫不此理之流行則恐舉物而遺其則將有運水
般柴揚眉拭目之意矣不知如何

亦善

子出問事鬼神一章詎謂由聚散故有生死由幽明故
有人鬼而所謂理則無有聚散幽明之異也學者求盡
乎理可也盡乎事人之理則鬼神之理不外是知其所
以生則死之理可見亦即其著見者而致其知實其行
而已不然將求諸恍惚茫昧之域終亦不知焉耳矣
亦善然事人之道未易盡所以生者亦未易知也
不踐迹一章程子謂循塗守轍不知塗轍為何也張子
所謂成法不知何者為成法未有以見其所指之實也
循塗守轍猶言循規蹈矩云爾

仲弓問焉知賢才而舉之一章程子曰人各親其親然
後不獨親其親又云便見仲弓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

義則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而已反覆思之未得其說乞畧示梗槩
人各舉其所知則天下之事無不舉矣不患無以知天下之賢才也興邦喪邦蓋極言之然必自知而後舉之則遺才多矣未必不由此而喪邦也

語子貢一貫之理謂五常百行人倫物理紛紜雜糅不可名狀是可謂有萬而不同者矣然一體該攝乎萬有而萬殊歸乎一原循其本而觀之則固一矣即其用而驗之則是其本行乎事物之間斯所謂一以貫之者也聖人生知固不待多學而識學者非由多學則固無以識其全也故必格物窮理以致其博主敬力行以反諸約及夫積累既久豁然貫通則向之多學而得之者

始有以知其一本而無二矣子貢致知之功已至其於事物之間灼然知天理之所在而不疑特未究夫一之為妙爾未子當其可而問之發其疑而告之故能聞言而悟不逆於心觀未子於曾子之外獨以告子貢則其不躡等而施者抑可見矣諸儒以多學為病者不知其意如何

此說亦善

答方賓王

聞中頗得講學之以否比來道術分裂人自為師真胡公所謂人各說一般見解誑嚇衆生者勢方橫流力不能堪可對

答方賓王

開中想不廢玩索因書時有以見警幸甚幸甚此亦有一
二學者然極難得穎悟之質又肯耐煩用力者不絕如綫
甚可慮也年來目盲愈甚它病亦多殊憤憤無好况思復
見賢者深講所聞而不可得奈何奈何比雖已拜祠官之
命然辭職未報尚此憂懼萬一未遂更須力請耳湖中聞
頗有船粟可濟民食不知比來氣象復如何外廷諸人不
易扶持得且如此如鄭補之輩尚可望也向上一節則遠
方不得而聞矣閑退之人雖不敢復發口然畎畝之憂不
能忘也

答方賓王

病中却於詭偽舊聞看得轉覺簡約精明非昔時比恨不
得相與講之也用高二君恨未之識近覺朋友未說見得

如何且是做工夫未入腔窠所以茫茫然終日無進步

非但新學小生爲然也楊丞文字累年以病一暇今年又

文字然念其事與今日議論無干涉欲留其人草成遣還

而去年病亟時去失所寄行狀不免却令且回令別寫附
來也知其練事勤職甚慰人意頃一再試郡更無人可使
始知人才難得若不加意收拾緩急真無可恃也常平之
積所在空虛無以爲水旱之備此誠可慮然去年只緣和
糴故樂士亦爲凶歲此又未有可爲之時也不知幕府之
議何以處此耶

答方賓王

病軀雖幸小康然亦未能輕健老境益侵而德學不進朋
友間亦未見卓然可望以爲永久之託者甚可懼也

答方賓王

艱辭遂請深荷上恩第孤迹殊未可保且得私義少安俯仰無愧它則不暇計爾舊書讀之覺得平淡著實中意味愈長亦有一二朋友漸知路徑閑中少足自慰也但時論咄咄逼人一身利害不足言政恐坑焚之禍遂及吾黨耳

答方賓王

德聞知有進處甚善此亦賢者切磋之力但不知時論既爾能不退轉否耳用兩仲書來甚勤然覺得安排擬之意多而無驀直向前之氣若一向如此遲回擔閣恐難得入頭處也所喻涵養本原之功誠易聞斷然纔覺得間斷便是相續處只要常自提撕分寸積累將去久之自然連續打成一片耳講學功夫亦是如此莫論事之大小理之

人若但到目前即與理會到底久之自然淡洽貫通也

答陳師德

善愚不肖早嘗涉學歲月逝矣老大無關靜循初心每自愧歎過承下問其何以稱厚意之辱然嘗聞之程夫子之言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此二言者實學者立身進步之要而二者之功蓋未嘗不交相發也然未事教人持敬不過以整衣冠齊容貌為先而所謂致知者又不過讀書史應事物之間求其理之所在而已皆非如近世荒誕悖譎不近人情之說也左右玩意之久於此蓋必已深有得矣更願勉旃而無或怠焉則亦何事於他求哉抑讀書之法要當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從容乎句讀文義之間而體驗乎操存踐履之實然後心靜理明漸見意味

不然則雖廣求博取日誦五章亦奚益於學哉故程子又曰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此言殊有味惟困於遠求而無得者知之亦願左右者之識之也

答陳師德

示喻格物持敬之方足見鄉道不忘之意甚善甚善持敬正當自此而入至於格物則伊川夫子所謂窮經應事尚論古人之屬無非用力之地若舍此平易顯明之功而必搜索窺伺於無形無迹之境竊恐陷於思而不學之病將必神疲力殆而非所以進於日新矣况聞左右體羸多病尤當完養思慮毋令過苦成就德器以慰士友之望

答吳中

所喻從祀曲折乃向者令心吏於監學盡到如此因礙楊

文元範渠住西又亦云實然遂依本畫之近到鄰下過問知識亦皆云爾決不誤也

答李周翰

熹踰伏累年不獲以時候問作止區區鄉往蓋不自勝今歲適蒲六十而衰病支離無復四方之志恐不復得遂既見之願矣茲辱惠書三復感歎來喻諄復益見謙光又愧向來妄論之率爾也然非得失之間正當精察而明辨或者內實安於舊習而陽為是言則非熹之愚所望於高明也無由回論臨書浩歎

答李周翰

示喻縷縷備見本末但原說之辨歲月浸久不復記憶獨髮髯其間頗有陽尊孔子而陰主瞿聃之意耳今乃承有

未全伏罪之言又恐當時看得不子細也所謂終焉位天地育萬物厚人倫者乃吾道之正亦未見其土文不知盛意之微果何所寄未容遽陳鄙見便中幸復有以教之則雖自顧無關可抽無鑰可啓然亦不敢不披露胃臆以求訂證也

答朱飛卿

某承先生誨以持敬某自求病痛是氣衰不能勝其怠惰如頭容欲直手容欲恭則時或不能即此便是持敬不純私意已行矣窮理不知其當然今遂欲一一如禮則力困實做不得不知但存之於心而四體則少寬之終可以有得而無害於敬否

心無不敬則四體自然收斂不待著意安排而四體亦自

道矣著意安排則難久而生心矣

某比欲窮理而事物紛紜未能有灑落處近惟見得貴果不可求貧賤果不可逃耳

此是就命上理會須更就義上看當求與不當求當避與不當避更看自家分上所以求之避之心是欲如何且其得喪榮辱與自家義理之得失利害孰為輕重則當有以處此矣

先生授以詩傳且教誨之曰須是熟讀某嘗熟讀一二篇未有感發竊謂古人教人兼以聲歌之漸漸引迪故最平易又疑鄭衛之諸詩皆淫聲小學之功未成而遽教以淫聲恐未能使之知戒而適以蕩其心志否抑其聲哀思怨怒自能令人畏惡故雖小子門人亦知戒乎

某欲令弟姪輩學詩尚疑此未敢曉以文義

詩且逐篇旋讀方能旋通訓詁豈有不讀而自能盡通訓詁之理乎讀之多玩之久方能漸有感發豈有讀一二遍而便有感發之理乎古之學詩者固有待於聲音之助然今已亡之無可柰何只得熟讀而從容諷味之耳若疑鄭衛不可為法即且令學者不必深究而於正當說道理處子細消詳反復玩味應不在費工夫也

人常有清明昏濁之殊此固是氣稟然心不能不隨氣稟而少異夫口耳目心皆官也不知天賦之氣質不昏明清濁其口耳目而獨昏明清濁其心何也若曰心理本不異惟為氣質所拘而不能自明然夷惠伊尹非拘於氣質者處物之義乃不若夫子之時孟子論三十

謂其智不若夫子夫是非之心智也豈三子能充其理隱羞惡辭遜之心而獨於其是非之心不能充之乎口耳目等亦有昏明清濁之異如易牙師曠離婁之徒是其最清者也心亦猶是而已夷惠之徒便是未免於氣質之拘者所以孟子以為不同道而不願學也

孟子盡其心者知其性也

盡心之說當時見得如此故以為意誠之事後來思之似只是知至之事當更尋舊說攷之下文且只平看不必以所以二字為關鍵也

改踐形說

人皆有是形便有是理故曰形色天性也性即理之謂也然衆人有是形而不能全其形之理故有形雖人而心實

禽獸是不足以踐其形矣。惟聖人能全其形之理，故可以踐其形也。伊川先生所謂充人之形，充字極分明矣。

改誠意章說

誠意一章來喻似未曉章句中意，當云人意之發形於心者，本合皆善，惟見理不明，故有不善雜之，而不能實其為善之意。今知已至，則無不善之雜，而能實其為善之意，則又無病矣。又善惡之實於中者，皆形於外，但有為惡之實，則其為善也不誠矣。有為善之實，則無為惡之雜，而意必誠矣。純一於善而無不實者，即是此意，未嘗異也。

答鄭子上

前此所惠書歸來，乃得之所論詳悉。此間朋友難得如此會思索者。今書所說易中庸亦甚。子細今并卷去，具在別紙。更熟玩之，自見曲折也。程氏易傳已甚詳細，今啓蒙所附益者，只是向來卜筮一節耳。若推廣旁通，則離不得彼書也。程先生說易得其理，則象數在其中，固是如此。然涉流以觀，却須先見象數的當，下落方說得理，不定作不然事。無實證，則虛理易差也。不知歲暮或春暖，能一來否。此間難得人講論，每深懷想耳。

答鄭子上

所論大槩多得之，偶以事出近村，不曾帶得書來，不及一一奉報。其間亦有一二合商量處，旦夕當別有便，却附書也。孟子求放心一條，尋常亦草草看了，以今觀之，真是學問之要，不可不留意也。

答鄭子上

所喻人心道心之說比舊益精密矣但常如此靈心精察自然見得舊說是非漸次長進矣甚善甚善今說如云必有道心然後可以用於人心以下數語亦未瑩也所謂守得定方可以致知窮理此說甚當孟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豈是此事之外更無他事只是此本不立即無可下手處此本既立即自然尋得路徑進進不已耳易中占辭其取象亦有來歷不是假說譬喻但今以說卦求之多所不通故不得已而闕之或且從先儒之說耳論語說已注在卷中幸更詳之有便復以見喻也二子同往金華或相見幸有以規切之

答鄭子上

道心之說甚善人心自是不容去除但要道心為主人

心自不能奪而亦莫非道心之所為矣然此處雖難曉讀須史間斷即人欲便行矣通書等何故不曾寄去今往一本所疑附錄數條亦畧要見脉絡相連處耳不足深致疑於其間也但第三十六章注中二字當作一字西銘卒章兩句所釋頗未安試更思之如何向來諸書近來整頓愈精密矣只是近處難得學者肯用心耳此道之傳不絕如綫甚可憂歎唯冀益加勉厲以副所望

答鄭子上

此却有數士友相聚然極難得可共學者浙人為功利穢瀆壞了腹心尤難說話甚可歎又可懼也

答鄭子上

所論大學之疑甚善但覺前日之論頗涉倒置故讀老泪

沒不知緊切用功子細看來經文只是就大體規模上推說將來耳非謂實經此漸次等級然後及於格物也故後來頗削舊語意以此耳補亡不能盡用程子之言故畧說破亦無深意也大抵看大學須先緊著精細領要取人規模却便回來尋箇實下手處著緊用功不可只子著此箇行程節次便認作到頭處也賦題之說若論詩人本意則湛露云云只是興發下句之詞未有他意而說者往往取義則似有今日之論亦不害於義理但書以陽暗猶諸侯稟王命以從事非謂陽盛而露晞如王道盛而諸侯衰滅也治道去泰甚誠出於黃老之意然吾言亦頗有近似者但在用者如何若看得準則定當不可易處然後隨其深淺而不求備焉此則儒者之去泰甚也若一切漫應十分放倒而曰吾姑去泰甚焉則是誠淫邪濫之詞而非所以為訓矣聖賢惡似而非正為此也尚安得捨吾不可易之權度而徇彼漢儒黃老之餘哉不知子以爲如何也推書云談義理者多被擯黜不知其間有能及此意者否然此勿以示人恐又生競辨饒饒可憎也別紙已注其下卒章幸深留意也

答鄭子上

子時書煩致之或相見間鄉里公共利害告之無嫌也君平之說鄙見正如此南朝事國語中所記志詳可檢者也

答鄭子上

來書所問鬼神二事古人誠實於此處直是見得幽明一致如在其上下左右非心知其不然而姑爲是言以設教

也後世說設教二字甚害事如温公之學問雖一本於誠而其排釋氏亦曰吾欲扶教耳此只是看道理不透非獨欺人而并以自欺此大學之序所以必始於格物以致其知也平康正直則來喻得之矣但不知剛克柔克謂自克耶抑謂勝彼耶此上四句須看得有歸著乃無礙耳

答鄭子上

所示論語數條備見別來玩索功夫偶以病中意思昏憤未暇細觀不敢草草奉報此間亦有朋友數人往來講學但又病倦甚無力應酬無以副其遠來之意新舊諸書尚有一有合整頓處頭緒不一亦以病倦不復能如舊日繕得課程未知何時復得會面所欲言者無窮臨書頓悵然也

答鄭子上

此心之靈即道心也道心苟存而此心虛則無所不而豈特知此數者而止耶

此心之靈其覺於理者道心也其覺於欲者人心也昨答季通書語却未瑩不足據以為說

使學者於致知上循序而進則凡所謂道德齊禮之類皆舉之矣

格物致知乃是就此等實事功夫上窮究非謂舍置即今職分之所當為而泛然以窮事物之理待其窮盡而後意自誠心自正身自脩也

意不誠則撓亂其心牽連引動無所不至能誠意則以自正意雖不誠心固不可欺

此說甚善但不知既謂心不可欺何故却可撓動請更詳

之

善端無時而不呈露於外又云尚何待於發見哉又云只於居處恭執事敬上用力即天理常存何時而不發見

既知善端無時而不呈露則當知無時不有下功夫處不可謂常時都不發見必待其有時發見而後可加功也若如所論只於恭敬上用功夫則又只是存養之事若便以此為格物功夫則是程先生所謂若但敬而不知窮理却是都無事者矣須知遇事而知其當然即是發見就此推究以造其極即是格物但且如此用功則所謂妄有所指而流於空虛未有所見而苟且自止之病亦不必慮矣知至意誠一段

能錄寄也

論易傳

易之為書本為卜筮而作然其義理精微廣大悉備不可以一法論蓋有此理即有此象有此象即有此數各隨明者意所感通如利涉大川或是渡江或是涉險不可預言定說但其本指只是渡江而推類旁通則各隨其事

論中庸

此書從前被人說得高了更不曾子細推考文意若細讀而深味之其條理脈絡曉然可見非是固欲如此剖析自是并合不聚也如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至故君子謹其獨也若不分作兩段則是故君子云云故君子云云兩

處豈不重複況不可須臾離與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戒謹
恐懼於不睹不聞與謹其獨分明是兩事驗之日用之間
理亦甚明只是今人用心麤淺下工不親切故不見其
同耳君子之道四立未能一焉雖是聖人自責之詞然必
其於責人之際反求諸己而見其於道之全體曲折細微
容有不能無不盡處如舜之號泣于旻天之類但當於此
負罪引慝益加勉勵而不敢自恕焉耳以此見得古人文
字關鍵深密直是不草草依乎中庸博學審問兩段亦非
強爲分別如庖丁眼中自是不容有全牛也請更詳之

答鄭子上

此心之靈其覺於理者道心也其覺於欲者人心也可
學蒙喻此語極有開發但先生又云向答李道書語

筮不足據以爲說可學竊尋中庸序云人心出於形
道心本於性命而答李道書乃所以發明此意今如所
說却是一本性命說而不及形氣可學竊疑向所聞此
心之靈一段所見差謬先生欲覺其愚迷故直於本原
處指示使不走作非謂形氣無預而皆出於心愚意以
爲覺於理則一本於性命而爲道心覺於欲則涉於形
氣而爲人心如此所見如何

中庸序後亦改定別紙錄去來喻大槩亦已得之矣

告子問性云云解云蓋指血氣知識爲性下又云近於
後世佛家所謂作用是性之說又云告子謂人之甘食
悅色性之自然蓋猶上章知覺運動之意也可學謂其
食悅色固非性而全其天則則食色固天理之自然

此說亦是但告子却不知有所謂天則但見其能耳食悅色即謂之性耳

告子先云義猶杯棬而下云以人性爲仁義其意蓋謂仁義出於本性但下文又指仁爲在內疑告子本皆以仁義爲外既得孟子說畧認責以爲內而尚未知其所以愛故猶執義爲外告子知所以愛之由乎仁則亦知義之不離乎仁矣仁內義外之說不知告子何以附於食色性也之下一可學竊疑告子指食色爲性以爲由心出故亦畧指愛以爲在心

初意亦只如此看適細推之似亦不以仁爲性之所有但比義差在內耳

盡心知性云云可學每讀先生書解於文義之間最不足草如君子深造之以道夜氣不足以存他人便不謂之以足以兩字先生拈出而一段之意皆全故可學因此每觀書於文義之間一字不敢放過蓋古人文字高下曲折之間皆其意所寓故於此一段雖先生之說指意明白而竊有疑焉伏乞批示

論其理則心爲粗而性天爲妙論其功夫則盡爲重而知爲輕故云所謂盡其心者即是知性而知天者也三者只是一時事但以表裏虛實反復相明非有功夫漸次也三者初無分別故又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亦言其本一物耳所謂深造夜氣看得甚子細此書近爲建陽人販賣甚廣不知有幾人看得此意出來亦可歎耳

答鄭子上

有子言其為人孝悌只是言尋常人如此則好犯上者鮮矣其言頗輕下文孝悌其為仁之本言即重蓋世間自有一等孝悌人而不知仁正是由而不知耳然則此一段當於務字立字上著工夫

上兩句是說道有本末務本是工夫當於務字立字上著工夫

忘學一段伊川先生謂聖人未必然亦只是為學者立法先生注中亦取此說又云聖人生知安行非有進為之漸然其乾乾不已之心未嘗自足則其極至之妙必有日新而又新者故其言如此愚鄙未曉且欲從伊川說如何恐識未至而彊求之徒有揣摩料想之病而無確實自得之功

語之學亦常情所能測依約如此須有與

子謂韶盡美一段先儒皆引征伐以說武王謂其自不能掩今注云其實有不同亦是指其聲耶或謂其聲雖皆美推原其義則自有不同也

美者其功也善者功之所以立即揖遜征伐是也吾道一以貫之一章前注云此皆借學者而言也則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是也志烈二者分止事大南則

去忠也今注去上一句雖云至誠無息萬物各得其所而不明指其為忠也未適如何道體無二而聖人今改作聖人之此注是後來改本解極明白矣

答鄭子上

或謂伊川先生令尹子文之忠陳文子之清使聖人爲之是仁否先生曰不然聖人爲之亦只是清忠先生云心德全體非事爲一節可論但二子之清忠使聖人爲之固只是清忠莫亦是仁中之清忠與二子異孔子謂二子之清忠而未仁可學謂二人既未仁則清忠亦未至此反觀之如何

此說得之

曰也三月不違仁尹氏曰三月言其久若聖人則渾然無間矣可學觀尹氏之意蓋以不違仁與安仁異必則聖人之安仁則無間斷若只如顏子之不違則雖欲無間斷不可非謂不違仁已至極持有間斷耳又不知

氏之意果是如此否

此亦得之

天生德於予一章上蔡云使其能害已亦天也龜山亦然諸家多從之先生解云言必不能違天害已可學謂衰亂之世氣運差謬福善禍淫容或有失若天理則卓然常在如許盛德必不應殺得故伊川云聖人極能斷致以理

伊川說是未子正意謝揚是推說餘意亦不可不知也

此兩段且寬著意思看事殷伐紂事雖不同然其隨時順天則一而已

答鄭子上

太極圖曰無極而太極可學竊謂無者蓋無氣而有理然理無形故卓然而常存氣有象故闢闔斂散而不一圖又曰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太極理也理如何動靜有形則有動靜太極無形恐不可以動靜言南軒云太極不能無動靜未達其意
理有動靜故氣有動靜若理無動靜則氣何自而有動靜乎且以目前論之仁便是動義便是靜此又何關於氣乎他說已多得之但此處更須子細耳
誠與仁之名所以異者誠自其渾然不動言之而仁則已流出矣故在濂溪圖誠為太極而通書謂誠無為於圖陽動屬仁於易元屬仁程先生亦謂生之理便是仁推此可見

仁字亦未流出但是其主動之理理得

實與誠字所指不同須更辨得分明始得

在臨漳問仁公先生曰仁在內公在外可學謂仁然以能公程說則是公然後能仁不知未仁何以能公仁是本有之理公是克己功夫極至處故惟公然後能仁甚分明其曰公而以人體之則是克盡己私之後只於身上看便見得仁也

大學云在止於至善程先生所謂理之精微不可名姑以至善目之也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程先生云仁者善之本乃是自發出說與大學非有二善如孟子說性善自情觀之亦是因發以見其善而其本善者固昭然而不可掩也程先生所謂姑以至善目之者乃所

以極形容其精微耳所謂精微之不為善而借此以名之也近世諸儒論性往往執此說謂性不可以善惡而必欲置之於渾淪茫昧之地乃是粗見其外而不審其於內故其說差

此說得之

命者天之所以賦予乎人物也性者人物之所以合乎天也然性命各有二自其理而言之則天以是言乎人物謂之命而人物受是理於天謂之性自其氣而言之則天以是氣命乎人物亦謂之命而人物受是於天亦謂之性

氣不可謂之性命但性命因此而立耳故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非以

命也

人生有壽夭氣也賢愚亦氣也壽夭出於氣故均而有類子盜跖之不同賢愚出於氣故均性善而桀之或異然焉疑天地間只是一氣所以為壽夭身也所以為賢愚者亦此氣也今觀盜跖極惡之子極賢而夭如是則壽夭之氣與賢愚之氣容與不矣明道誌程邵公墓云以其間遇之難則其數或不長亦宜矣吾兒其得氣之精一而數之局者歟詳說氣有清濁有短長其清者固所以為賢然雖清而故於數亦短其濁者固所以為愚然雖濁而長故其亦長不知果然否

此說得之貴賤貧富亦是如此但三代以上氣數醇濃

氣之清者必厚必長而聖賢皆貴且壽且富以下反是
儒釋之異

儒釋之異正為吾以心與理為一而彼以心與理為二
然近世一種學問雖說心與理一而不察乎氣稟物欲之
私故其發亦不合理却與釋氏同病又不可不察
和靖論敬以整齊嚴肅然專主於內上蔡專於事上
工夫故云敬是常惺惺法之類

謝尹二說難分內外皆是自己心地功夫事上豈可不
齊嚴肅靜處豈可不常惺惺乎

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然謂之愛物則
可今觀天下之物有二等有有知之物禽獸
有無知之物草木之類是也如數罟不入

罟不殺胎不歿夭聖人於有知之物其愛之如此
以時入山林木不中伐不鬻於市聖人於無知之物亦
愛之如此如佛之說謂眾生皆有佛性故專持不殺之
戒似若愛矣然高宮大室斬刈林木則怙不加恤愛安
在哉竊謂理一而分殊故聖人各自其分推之曰親曰
民曰物其分各異故親親仁民愛物亦異佛氏自謂理
一而不知分殊佛氏未必知理但指血氣言之故混人
民物為一而其他不及察者反賊害之此但據其異言
之若吾儒於物竊恐於有知無知亦不無小異蓋物雖
與人異氣而有知之物乃是血氣所生與無知之物異
恐聖人於此須亦有差等如齊王愛牛之事施於草木
恐又不同

此說得之

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常不移而氣不常定中庸曰大德必得其名必得其位必得其壽理固當如此然孔子無位顏子夫死蓬華之工固有老死而名不著者豈非氣使之然耶故君子道其常而不道其非常然竊疑理先而氣後今理既不足以勝氣則九福善禍淫之說不驗常多何以為天地之常經意謂氣雖不同然亦隨世而異堯舜禹以聖人在上天下平治以和召和則氣亦醇正而隨於理如春秋戰國之時刑殺慘酷則氣亦隨之而變而理反不能勝此處亦當關於人事否此於前段論性命處已言之矣雖是所感不同亦是元氣薄耳

仁天下之理一而已然誠體也仁義禮智皆在其仁用之數禮義智皆為誠中之一理仁為生動之入口義禮智則又合為一全理又只是誠之推耳一也以其實有故謂之誠以其體言則有仁義禮實以其用言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實人安得有是名乎行非誠非也蓋無其實矣人安得有是名乎性命若生而知之者渾然盡善則氣自氣理自理相關又必說氣質自生知而下雖是天理也於氣氣清而理明氣濁則理晦二者常合故指為之性言此理視氣以為進退非以氣質亦為性命也生而知者氣極清而理無蔽也學知以下則氣之清濁

文集卷五

多寡而理之全缺繫焉瓦
儒釋前承所答云

吾以心與理爲一彼以心與理爲二亦非固欲如此乃其所見處不同彼見得心空而無理此見得心雖空而物咸備也雖說心與理一而不察乎氣稟物欲之私亦是見得不真故有此病此大學所以貴格物也

敬得批教反覆思繹乃知只有動靜之異而無內外之別又云二人亦各就一處言之

敬字工夫乃聖門第一義徹頭徹尾不可頃刻間斷了於講論處儘詳密却恐此處功夫未到所以不甚精明已分無得力處須更於此子細著力以固根本爲佳

答鄭子七

何業因來幸語及也此間夏間精舍有數朋友自避地入山遂皆散去今則其室久虛蓋火色如此想彼自不敢來此亦不敢頊其來也閑中省得舊書一過有所未安隨筆更定恨相去遠不得相與討論也

答鄭子上

病中不敢勞心看經書閑取楚詞遮眼亦便有無限合整理處但恐犯忌不敢形紙墨耳因思古人是費多少心思做下此文字只隔一手便無人理會得深可歎息也所編在氏文字如何若有人寫旋寫得數段來亦甚幸也病中不敢出門已累月精舍亦鞠爲茂草塊坐無晤語偶便附此臨風依然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五十六終

考異

答前日看所寄易說云云先天次序序一作第

答鄭子上既知善端無時而不呈露云云苟且自

苟且一作流於

多直事多身且其來也閑中嘗嘗書一強而末
不亦來也亦不難其來也閑中嘗嘗書一強而末
也與人山步宿精去今則其室又盡蓋火也此其
也則其來幸於也此則其間合亦其也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五十七

書知舊門人問答

答林一之

疑問兩條至誠之說固難蠟等遽論惠於四子後序中已
略言之矣不謂性命集注甚明恐未詳考之過宜且平心
寬意反復玩味必當自見或與朋友講之亦必得其說也

答林一之

所示疑義悉已附注鄙見於其下大抵向來見賢者言語
論議頗多繁雜牽連之病今者所示亦復如此此是大病
須痛掃除凡有文字只就一段內看並不須引證旁通如
此看得久之自直截也養氣一章却條暢所以如此只為
此章不雜其它說支蔓耳此得失之證甚明不待遠求也

答林一之

二解垂示足見別後進學之功悲冗亡慘未暇細考然其
 大指似已多得之矣但西銘中申生伯奇事張子但要以此
 此心而事天耳天命不惑自無獻公吉父之惑也集注所
 疑亦甚精密但天之生物不容有二命只是此一理耳物
 得之者自有偏正開塞之不同乃其氣稟使然此理甚明
 程張論之亦甚詳悉可更詳考當見其意吉子之失乃是
 不合以生為性正是便認氣為性故其稟不能不同此亦
 當更細消詳也二十五畝為貢恐是印本多二十字此眼
 前事不應如此之誤至如實皆什一之說記得亦用廬舍
 折除公田二十畝如先儒之舊但此却只說得百畝而徹
 耳七十而助之法則須就公田七十畝中剋除廬舍而實

計則亦可揆成什一注中必是不曾說此一節此間無本
 檢不得然此亦是大槩依約不見古法果如何且當取其
 大指之略通可也如來喻商人以七畝為助此語亦疎蓋
 貢助異法貢則直計其五畝之入自賦於官助法則須計
 公田之中八家各助七畝只得五十六畝其十四畝須依
 古法折除一家各得一畝若干步為廬舍方成八家各助
 耕公田七畝也如謂喜說商人九分取一除廬井則為十分取一
 恐亦非喜本文商人九分取一除廬井則為十分取一如
 前所云固自分明周人則鄉遂溝洫用貢法而自賦自不
 妨十分取一唯都鄙井田用助法則為九一然如前說去
 其廬井則亦不害為十之一矣周人未嘗專用九一也張
 子遺法不可見李泰伯平土書集中有之亦不在此然此

等姑緩之亦無害正唯義理之大原與日用親切功夫不可不汲汲耳

答李堯卿 唐書

示及疑義已悉奉報但恐且當據見成文義反復玩味自見深趣不必如此附會立說無益於事也安卿書來看得道理儘密此間諸生亦未有及之者知昏期不遠正為德門之慶區區南官亦喜為吾道得此人也鄧守下車既久諸事當一新鹽筴已囑鄭丞趙糾言之未知能勇為否所示鬼神之說甚精更宜玩索使凡義理皆如此見得有分別而無滯礙則理其可窮矣但所云非實有長存不滅之氣魄者亦須知未始不長存耳

答李堯卿

集注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妄意推求其說以謂若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此固仁也而亦莫非愛也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亦仁也而亦莫非愛也所以安之所以信之所以懷之此則理也非愛也理則根原來處確然不可易者也愛則指其見於用者言之故愛屬乎情愛乃仁之一事理屬乎性而理乃仁道之大全故愛不是仁而愛之理則仁也理者性也愛者情也性則體情則用仁之為道本性而該情而心乃性情之主乎主乎性則所以然之理莫不具於心主乎情則所當然之愛莫不發於心由是而理完於此由是而愛行於彼皆心有以主之則仁豈非心之德歟
愛之理所說近之心之德更以程子殺種之譬思之

道千乘之國章集註謂五者相承各有次序竊意有土有民無非事者敬其事則心專在是纔敬便有信底意思民便有觀感之心不敬則心不在焉事便鹵莽便無終始全無誠意何以示信於民哉既敬而信則主一之功到而無不慤實者其自奉必薄必能節以制度矣制度無非出於民者既知省節必是以民為念而知所以愛之也愛之則不敢傷之必欲厚其生然非及時以耕則其生亦無自而厚故使之必不違其時矣不審於相承之意是否

此等處須看有能如此後方能如此之意又看有能如此後又不可不如此之意反復推之乃見曲折
主與尸其別如何既設主祭於其所又迎尸祭於其

本是一神以奧為尊以主為卑何也宗廟之祭設尸以人類求之五祀有尸其義如何

不是尊奧而卑主但祭五祀皆設主於其處則隨四時更易皆迎尸於奧則四時皆然而其尊有常處耳據禮家說祭山川亦有尸其詳不可考矣

論韶武者大槩不出揖讓征伐二條程子則兼大傳為說集注燕性之反之為說以中庸三知三行觀之及其成功一也既謂之成功則一而見於樂又有不同之實何也莫是生知安行終不可得而並雖曰學知利行有可企及之理恐亦只是全盡得許多道理論其天成渾然處其氣象終有間否

不惟大傳之說不足信但看兩聖人事業氣象自是有等

差如性之反之成功雖一然武王地位終是覺得有痕迹
在

樊遲問知告以敬鬼神而遠之在三代之時民間所謂
鬼神士則有五祀與其先祖此樊遲之所當祭想無後
世之所謂淫祠者告以敬而遠莫只以五祀為戒也然
以子路請禱觀之則曰禱爾于上下神祇程子謂子路
以古人之誄對則是子路但舉此誄詞謂其有此禱之
理爾意不在指所禱之神以為請否

鬼神固不謂淫祀然淫祀之鬼神既不當其位未能除去
則亦當敬而遠之耳

先生答安即忘食忘憂是逐事上看一憤一樂循環代
至今畧借一事明之學樂至於三月不知肉味此終
忘食忘憂及其得之深乃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此
以忘憂底意想其逐事上皆有此義故一憤一樂循環
代至然亦不以此而終身其言不知老之將至蓋謙已
勉人耳觀耳順從心之年樂且不可得而言况所謂憤
耶

此說得之然亦太拘滯矣須看它立言意思如何不可似
此泥著也

明道先生云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
其中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其竊意宅百揆總元戎
之任與高卧草廬悠然自樂者其理則一本無大小之
分所謂禹稷顏回同道也萬變乃人之萬變在吾心實
無一事吾之所以為心者蓋無入而不自得素富貴行

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而已不審是否
吾之所以爲心者如何而能無入而不自得此須意會不
可只作閑話說過便休也

木王有翦商之志而木伯不從木王欲傳位季歷以及
昌則木伯遜位而去莫是翦商之事在我雖不從而難
必於後人若不遜位而去則又兄弟爭國違父之命已
先失德此所以固讓也木王既有避狄之心何故又萌
翦商之志於數十年前莫是以前其理與天命推之知
商之必亡周家世世脩德知不能違天命之眷付耶方
其去商也爲民之故不欲驅之鋒鏑及其傳季歷以及
昌亦爲民之故必欲拯之水火之中故避狄翦商亦時
焉耳而已事雖不同其心則一均之爲民無所利也

木伯只是不欲爲此事耳今亦未見其曲折不須如此
鑿附會也

成於樂是古人真箇學其六律八音習其鍾鼓管絃方
底於成今人但借其意義以求和順之理如孟子樂之
實樂斯二者亦可以底於成否

古樂既亡不可復學但講學踐履間可見其遺意耳故曰
今之成材也難

子罕言利程子謂計利則害義害義則勿道可矣罕言
何也

有自然之利如云利者義之和是也但專言之則流於貪
欲之私耳

夫子教人不出博文約禮二事在門人莫不知有此學

惟願子獨於博約之間有所進有所得故高者有可攀之理堅者有可入之理在前在後者有可從而審其的之理非若其它僅可以弗畔而已此門入之所以不可企及也

此說得之

升堂握衣用兩手則手中無所執矣若有贅及執圭則升堂有不必握衣但防其不至攝齊否

執圭而升則足縮縮如有循自不至攝齊矣

執圭上如揖下如授既曰平衡而又有上下莫是心與手齊如步趨之間其手微有上下但高不至過揖下不至過授否

得之

明衣之制

未詳當闕

答李堯卿

帝說舉趙伯循謂魯太廟以周公為始祖以文王為配趙莫只是以意推之否

春秋纂例中引證甚詳

每事問之義如何

蓋平日講學但聞其名而未識其器物未見其事實故臨事不得不問耳

比干之忠方始謂之仁然亦只是一事之仁

詳味孔子之言比干恐不只是一事之仁

祭有小大有天地之祭山川之祭社稷之祭又有所謂

五祀之祭及先祖之祭不知隨其大小各有其神耶抑
天地間只一理感通耶竊嘗思其說天地之間自其成
形而觀之或小或大不能無別故王者既為天下之主
則天地之大王者當之故王者祭天地而推之諸侯為
一國之主則境內之名山大川諸侯祭之士為一家之
法則家之有門戶中雷之屬為士者祭之若夫社稷則
專為民而設凡有土有民者莫不各有所建社稷而祭
之必有祖而祖在所祭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莫不有先
祖之祭若論小大之制則因王公士庶而為之等差其
祭秩不能無分別也若論其所以致祭之理則所謂如
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誠之不可揜也則上而王者之於
天地下而士庶之於五祀祖先其感通只一理耳上

謂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即此而推天地精神便是
王者精神其鬼神之神德感通之理不容有所分別也妄
意推求不審是不

大槩如此然更有分別曲折處宜詳味之
三代革命何故要改正朔夏時既正必欲改之商周無
乃好異而未盡相承之義春夏秋冬以成一歲此時序
之正必欲改之無益於事祇見亂天時耳其改之之義
謂何

改正朔所以新民之耳目古人蓋有深意而子丑之月亦
有可為歲首之義

孔子於宋公時墮三都欲收其中兵孟氏不肯墮郟
之不克聖人舉事自是精審何故郟不肯從命及圍之

又不克何也

三都當墮是時又有可墮之勢故因而棄之孟氏亦非不肯墮但其守者不肯因喚醒了孟氏耳

某往年與先兄異居不知考禮經輒從世俗立家先龕子妄意按溫公書儀立牌子不知用古尺只用匠者人頗長大且實植於跌考用紫囊妣用緋囊考妣共用一木匣從上罩下至跌伏承台誨云而今不可動謹輒再懇請家中所設之主既不可動尋常只講俗節之祭向來祭禮行於先兄之家時祭及禰祭某皆預陪祭執事之列自先兄去後舍姪承祭祀祧高祖而祀先兄爲禰某家中既有家先上闕高祖之祭下無禰祭於心實不安欲於時祭畢移饌一分祭高祖於某家某主之過

常祭禰之月亦欲私舉禰祭如何若舉此二祭又成支子有祭廢子祭禰於禮經不合

此事只合謹守禮文未可遽以義起也况有俗節自足展哀敬之誠乎

某家中自高祖而上三墓埋沒草間高祖墓又被曾叔祖以不利其房下欲改葬方發故壙見其中甚溫燥倉皇掩塞墓面磚石狼籍自先世皆不及整三墓相去三四里之內又在田頭某徃來其下甚不遑安今欲重脩整春秋薄講墓祭之禮令舍姪主之不審於親盡之墓合祭否

墓祭無明文雖親盡而祭恐亦無害

自高祖至禰忌日之衣服飲食當如何衆子孫當何如

伯叔父母兄弟孫姪嫡子衆子及再從三從已往忌日
又當如何

橫渠忌日衣服有數等今恐難遽行且主祭者易以黻素
之服可也

答李堯卿

前書所喻大學改字處已報方簿矣鄭氏字不必去亦無
害也盡字固可兼得切意恐切字却是盡於內之意若只
作盡字須兼看得此意乃佳耳康結小序以為成王封康
叔之書今考其詞謂康叔為弟而自稱寡兄又多述文王
之德而無一字及武王者計乃是武王時書而序者失之
向來於成問中曾有此一段後覺其非急遂刪去之今亦
不必添也但存此一句讀者須自疑著別去推尋也

答李堯卿

成問所釋皆因經文獨致知舉程子五條於格物之前
何也莫是格物致知亦難截然分先後故或問於此章
一袞說去否

格物致知只是一事難分先後

窮理舉延平先生說推其意亦不出於程子謂其規模
之大條理之密有所不逮者莫是延平窮一事必待其
融釋脫落然後別窮一事若偶於此一事尚未能遽爾
融釋是終為此一事所拘不若程子云且別窮一事或
先其易或先其難此便是所不逮處否

程子之言誠善然窮一事未透又便別窮一事亦不得彼
謂有甚不通者不得已而如此耳不可便執此說容易改

換却致功夫不專一也

窮理之學於六十四卦大象便是貫通處否

貫通須是無所不通如此說却拘束了

經文先從明明德於天下節次說來說至下工夫之處始謂致知在格物又從物格知至節次說去說至成功之終處謂天下平所以如此反覆推說者欲人知夫成功之序則不可不勉又知夫成功之終則不可不至且傳之十章則專以進功爲言蓋進功之序在學者當深知其然則成功之驗自可終耳此傳文釋經之意也此說得之

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此語形容得浩然之氣莫是那相關不斷底意可以見浩然者本自

又交格對語便是無不慊與不礙底意否

只是大意如此難似此逐字分析也

仁則通上下言聖則造其極孟子於三子清和任各以聖言之此語涉於通上下否

三子清和任正是造其極處

天地之塞吾其體云云塞者日月之往來寒暑之迭更

與夫星辰之運行山川之融結又五行質之所具氣之所行無非塞乎天地者

塞字意得之

答陳安卿

仁字近看未審認得意是否請質諸明訓之下夫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生所以爲心者其體則通天地

而貫萬物其理則包四端而統萬善蓋專一心之全德而為性情之主即所謂乾坤之元者也故於此語其名義則以其冲融涵育温粹渾厚常生生而不死因謂之仁人惟已私蔽之是以主道息而天理隔遂頑然不識痛痒而為忍人人之所以體乎仁者必此身私欲爭盡廓然無以蔽其所得天地生物之體其中真誠懇則藹然萬物之春意常存徹表徹裏徹巨徹細徹終徹始渾是天理流行無一處不匝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貫如一元之氣流行無間斷乃可以當渾然之全體而無愧若一處稍有病痛一微細事照管不到一項刻稍有間斷則此意便私私意行而生道息理便不流通便是頑麻絕愛處烏得渾全是仁如人之一身渾是血氣周流

便是純無病人繞一指血脉不到便是頑麻不仁處
三月不違仁三月之後則微有少違然當下便覺融
化依然復不見其違焉竊意三月之內渾是中心安仁
底氣象三月之後便是勉而中否

中後又不須勉但久則又不免於有違耳
志學是於斯道方識得大綱大體其心一直向乎此以
求之視聽寢食講論思索無時不念念在此更不參差
挿雜轉慮却顧遲回於天理人欲之間而不決此即格
物致知用工處也立是於大綱大體已把得定確然有
主於中持之堅守之固而不為外物所遷奪此即誠意
正心脩身用工處也不惑是於大綱大體中又極節目
纖悉皆昭晰明徹灼然真知其蘊而無一理之或疑矣

此即物格處也知天命是又總其精粗大小根原所自來處全體廓然洞明而會萬理於一本矣此即知至處也耳順是我與理一徹表徹裏無間隔違逆聲纔入心便通不待吾有以聽於彼凡入吾聞者無非至理精義此又物格知至之熟處也從心則心體渾淪是義理如一團光潤良玉如百鍊明瑩精金至是則非由我矣凡有動皆隨心之所之行便行止便止喜便喜怒便怒惻隱便惻隱羞惡便羞惡無不從容大道上行而莫非準繩規矩之至絕不容一毫有我於其間此又意誠心正身修之熟處也不審如此分別得否

立是物格知至而意誠心正之効不止是用工處不惑知命是意識心正而所知日進不已之驗以至耳順則所知

又至極而精熟矣餘則來說得之

孔文子何以謂之文據其妻木叔事亦大節目處悖理傷義如此其他更不足道矣孔子却不沒其善而許以好學下問何也恐此句直就問謚處說當時人作此謚其本意所取者在此故特因其說而言之亦姑語其大槩而已非美其有是善而許之否

此章固因論謚而發然人有一善之可稱聖人亦必取之此天地之量也

陳文子棄馬十乘章集注云去之它國不能審度輕重而卒反於齊焉輕重字何所指而言之恐重只是去他國不能請方伯連帥以討崔子之罪而輕又不能終守其自潔之節乃恋恋復反其故居云

陳夫子以崔子弑君而去齊可也它邦未有是事乃以爲猶崔子而去之所謂不審輕重者此也

再斯可矣只是就季文子身上行事處說在學者窮索理義則思之思之而又思之愈深而愈精豈可以數限而君子物格知至者萬事透徹事物之來皆有定則則從容以應之亦豈待臨時方致其思不審此語只是末事抑衆人通法皆當以再爲可耶不容有越思耶而程子又何故只就爲惡一邊說也

物格知至者應物雖從容然臨事豈可不思况未至此又豈可不熟思耶故以再思爲衆人之通法蓋至此則思已熟而事可決過則惑矣

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有人實無憾朋友之心但於日間合用之物貧無財置之也艱故或敝則闕其用亦不能恣然忘情於是物而不爲之嘆惜不審此於無憾意有妨否

雖無憾於朋友而眷眷不能忘情於已敝之物亦非賢達之心也

可也簡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上句可使南面亦有可字此可字乃實許之與下可字意不同不審以何別之

可字單稱與下文有所指者不同

不如樂之者此樂字與顏子之樂意思差異否較其大槩亦不爭多但此樂之者之字是指物而言是有得乎此道從而樂之也猶樂斯二者之樂樂循理之樂如

顏子之樂又較深是安其所得後與萬物爲一泰然無所窒礙非有物可玩而樂之也

發憤忘食是始者著力去求之時樂以忘憂是後來有得而安之時二者先後自不同而氣象亦自不相並按集注意是二者齊著力到老如何是二者之辯處恐在學者於此有先後之截而聖人生知安行徹始徹終渾是如此將那箇截做先將那箇截做後但以其序而言則且如是分別否抑嘗玩味此章三句固是謙已勉人如此然亦可見聖人之心別無它從生至死全渾淪在義理中相與周流不少離而身世事物之念皆灑然不疑於習次也不審是否

忘食忘憂是逐事上說一憤一樂循環代至非謂終身只此一憤一樂也逐事上說故可遂言不知老之將至而爲聖人之謙辭若作終身說則憤短樂長不可并連下句而亦不見聖人自貶之意矣來喻未然而集注亦未盡也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蓋胃中和樂然後於食能甘美而飫飽臨乎哀戚之地此心爲之感動而吾之哀樂亦興然於食蓋不下咽矣豈能甘美而飫飽也哭者哀之至弔死而至於哭必其情之厚者非尋常行弔比也其思感傷悴中情之所形必不能頓然遽釋於一哭之退而便歌樂此二者皆天理自然而然真情自有所不忍處而非人所強爲者聖人但由天理行順之而不逆耳是謂情性之正本中而達和而仁之所以流行者也然質之日用間則此事更有

曲折如臨乎有喪者之側主人固留飲或辭之不得或與長者同行長者留則少者有不得而辭者辭以實則形主人之非禮辭以疾則僞難掄力辭而峻拒則又恐拂情而近於硜硜之信果不知如何為當其有情輕不至於哭但以尋常行弔者恐亦不能終食之間不化或感物而笑樂或燕會於它所與夫送人之葬而與飲酢燕賓等類不審有妨無妨如何若謝氏此章之說其末意恐施於情厚而當哭者則未穩否

聖人情性之正當於哀未遽忘處看謝氏乃以忘處為正豈習忘養生之餘習耶聞韶忘味之說亦然恐皆過矣所喻行弔而遇酒食此須力辭必不得已而留亦須數辭先起不可醉飽

程子曰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又謂命為中人之上智更不言命然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又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國人其如予何又曰不伯寮其如命何皆斷以命而安之之辭何也命遇之說望為剖示

三語皆必其不能為害之詞與不得已而聽命以自安者不同也

伯夷何以只知有父命而不知有天倫叔齊何以只知有天倫而不知有父命恐是在伯夷則其兄弟係於已而父命係於公以二者權之則父命為尊而兄弟為卑在叔齊則其父子繫於已而天倫係於公以二者權之則天倫為重而父子為輕否

以天下之公義裁之則天倫重而父命輕以人子之分言之則人不可分輕重但各認取自家不利便處退一步便是伯夷叔齊得之矣胡氏春秋後有謹始例說得好

十路請禱集注舉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程子**曰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祐也**范氏**亦曰子之於父臣之於君有疾而禱禮之常也然世俗纔疾病則靡神不禱靡祀不脩此乃燭理不明而惑於淫恠不知死生有命在天彼沉窳滯魄安能壽之而安能夭之是特鄉閭庸夫庸婦鄙陋之見耳今**十路**如此舉而諸家如此說則亦有此理而或可為之耶

疾病行禱者臣子之於君父各禱於其所當祭士則五祀是也**十路**所欲禱必非淫祀但不當請耳故**孔子**不以非而但言不必禱之意

聖人憂世覺民之心終其身至死而不忘耶抑當憂世覺民非其時此意亦嘗在懷但不戚戚發露也若終其身常不忘則不見聖人胷中休休焉和樂處若時或恬然不戚戚發露則又不見聖人於斯人其心相關甚切處若憂世之心與和樂之心並行而不悖則二者氣象又為何如

聖人之心樂天知命者其常也憂世之心則有感而後見耳
君子於其所當怒者正其盛怒之時忽有當喜事來則如何應將應怒了而後應喜耶抑中間且輟怒而應喜喜了又結斷所怒之事耶抑當權其輕重也

喜怒哀送至固有輕重然皆自然而應不暇權也但有所養則其所應之分數緩急不失輕重之宜耳

先生嘗說善人不足任道猶者剛介有守有骨肋做得事如曾子孟子皆過於剛如末帝是善人只循循自守武帝有猶底氣象足以大有為又嘗說孟子比原憲則憲猶介謹守有餘然不足以任道孟子便擔當做得事其說猶字意不同何也

狂者志高可以有為猶者志繫有所不為而可以有守漢武帝不是猶恐聽之不審也武帝近狂然又不純一不足言也

為善則福報為惡則禍報其應一一不差者是其理必如此抑氣類相感自如此耶

以氣類相感而得其應便是理合如此

淳向者道院中常問未發之前是靜而靜中有動意否先生答謂不是靜中有動意是有動之理淳彼時不及細審後來思之心本是箇活物未發之前雖是靜亦常惺在這裏惺便道理在便是大本處故謂之有動之理然既是常惺不恁地瞑然不省則謂之有動意亦豈不可耶而先生却嫌意字何也恐意字便是已發否抑此字無害而淳聽之誤也凡看精微處恐易差更望示教未動而能動者理也未動而欲動者意也

人心是箇靈底物如日間未應接之前固是寂然未發於未發中固常恁地惺不恁瞑然不省若夜間有夢之時亦是此心之已動猶晝之有思如其不夢未覺正當

大寐之時此時謂之寂然未發則全沉沉冥冥萬事不知不省與木石蓋無異與死相去亦無幾不可謂寂然未發不知此時心體何所安存所謂靈底何所寄寓聖人與常人於此時所以異者如何而學者工夫此時又以何為驗也

寤寐者心之動靜也有思無思者又動中之動靜也有夢無夢者又靜中之動靜也但寤陽而寐陰寤清而寐濁寤有主而寐無主故寂然感通之妙必於寤而言之

昏禮用命服程子常論之矣然以得為悅言之恐涉於以利言也若其意在於為悅則終是令人有作容不審於禮果合如何淳正月欲行親迎欲只用冠帶如何昏禮用命服乃是古禮如士乘墨車而執鴈皆大夫之禮

也冠帶只是燕服非所以重正昏禮不若從古之為正

答陳安卿

大學舉吾十有五章來教云立是物格知至而意誠心正之效不止是用功處不感知命是意誠心正而所知日進不已之驗以至於耳順則所知又至極而精熟矣淳竊疑夫立者確然堅固不可移奪固非真知不能然此時便謂物已格知已至恐莫失之大快否又事物之理精微眇忽未至於灼然皆無疑惑萬理根原來處未洞見天命流行全體安得謂之知已至曰所知日進不已則是面前猶有可進步又安得全謂之至而耳順又云所知至極而精熟又何言之重複也而集注於耳順條方云知之至又何也凡此皆淺見未喻抑此之旨在

聖人分上言則聖人合下本是生知義理本是昭著自
兒童知已至極本無疑惑天命全體本無蔽隔當入大
學則亦漫勘驗其所以然隨衆做些小致知格物工夫
雖做此工夫而與衆超越云云若以學者爲學之序言
則自其志學時方一一做致知格物工夫以考察夫義
理積十五年之功至於確然有立時是亦真有所知然
後能然未可便謂物已格知已至
細思此意只得做學者事看而聖人所說則是他自見得
有畧相似處今窺測它不得也正如曾子借忠恕兩字發
明一貫之妙今豈可謂聖人必待施諸已而不願然後勿
施於人也然曾子所借猶有跡之可擬此則全不可知但
學者當以此自考耳

來教孔文子章云此章固因論謚而發然人有一善之
可稱聖人亦必取之此天地之量也淳謂自聖人平心
泛論人物言之則凡有一善之可稱雖元惡大慝亦必
取之如天地之量無所不容自學者精考人物言之則
聖人所取之善當實體以爲法而其不善則亦當知所
以自厲

大槩是如此然不必說得太過却覺張皇無涵蓄意思
再思可矣再字未詳如何方是一番思如何方是再番
思

事到面前便斷置了是一番思斷置定了更加審訂是第
二番思

桓魋其如予何匡人其如予何公伯寮其如命何來教

卷之六 三十一 孫隆州

云三語皆必其不能為害之辭與不得已而聽命以自安者不同。淳竊謂三語皆是必其不能為害之辭。此便是聖人樂天知命處。見定志確斷。然以理自信。絕無疑忌。顧慮之意。雖曰命而實在主於理。渾不見有天之辨彼不得已而聽命。以自安者。本不顧夫理義之當如何。但以事勢無可奈何。遂委之命。以自遣。而實未能自信乎命。與聖人之所謂命者。自不同。程子所謂命為中人。設即此等所謂命耳。故在聖人分上。則此等命不足道也。是則聖人之所謂命。與常人之所謂命者。事同而情異焉。不審是否。聖人所謂命者。莫非理。

上二語是聖人自處處。驗之已然而知其決不能害已也。下一語是為子服。景伯等言。知其有命而未知其命之如何。但知不伯察之無如此何耳。

來教論夷齊云。以天下之公義裁之。則天倫重而父命輕。以人子之分言之。則又不可分輕重。但各認取自家。不便利處。退後一步。便是伯夷。叔齊得之矣。海詳此竊謂諸侯繼世襲封。所以為先君之嗣。而爵位內必有所承。上必有所稟。而大倫大義。又不至於相悖。端可以光付託。而無歉。然後於國為正。伯夷叔齊。以天倫言之。則伯夷主器之嫡。在法固當立。然不得先君之命。則內無所承。烏得以嗣守宗廟而有國也。以父命言之。則叔齊固有命矣。然伯夷長也。叔齊弟也。叔齊之德。不越於伯夷。其父乃舍嫡立少。是一時溺愛之私意。非制命以天下之公義者也。亂倫失正。王法所不與。何可以聞于天。

天倫重而父命輕 孫隆州 余能寫

子而無國也此皆在已有礙而不利便處此在伯夷所以不敢挾天倫自處以壓父命之尊只得力辭而不受而決然不敢以或受在叔齊所以不敢恃父一時之命以壓天倫之重只得固讓而不為而決然不敢以或為此是據其分之所當然以求即乎吾心之安蓋不如是則於心終不安為伯夷者是不受之先君不受之天王而受之於弟為叔齊者是成父之非命而于王法也豈得為受國之正乎

此說得之但更看求仁得仁處

再問子路請禱

大槩是如此但推得太支蔓如云禱尔于上下神祇只是引此古語以明有禱之理非謂欲禱于皇天后土也

又嘗疑集注曰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故曰止之禱矣夫自其論聖人所以無事於禱者其義固如此然此一句乃聖人自語也聖人之意豈自謂我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哉不審此問少曲折更何如

聖人固有不居其聖時節又有直截擔當無所推讓時節如天生德於予未喪斯文之類蓋誠有不可揜者

小學載庾黔婁父病每夕稽顙北辰求以身代而全文此下更云數日而愈果有此應之之理否若果有應之之理則恐是父子一氣此精誠所極則彼既餒之氣因復為之充盛否抑此適遭其偶然而實非關於禱實無轉夭為壽轉禍為福之理人子於此雖知其無應之之

理而又却實行其禮則恐心足不相似

禱是正禮自合有應不可謂知其無是理而姑爲之

來教云寤寐者心之動靜也有思無思者又動中之動
靜也有夢無夢者又靜中之動靜也但寤陽而寐陰寤
清而寐濁寤有主而寐無主故寂然感通之妙必於寤
而言之淳思此竊謂人生具有陰陽之氣神發於陽魄
根於陰心也者則麗陰陽而乘其氣無間於動靜即神
之所會而為魄之主也晝則陰伏藏而陽用事陽主動
故神運魄隨而為寤夜則陽伏藏而陰主靜故魄定
神蟄而為寐神之運故虛靈知覺之體燁然呈露有苗
裔之可尋如一陽復後萬物之有春意焉此心之寂感
所以爲有生神之蟄故虛靈知覺之體沉然潛隱悄無

跡如純坤之月萬物之生性不可窺其朕焉此心之寂
感所以不若寤之妙而於寐也爲無主然其中實未嘗
泯而有不可測者存呼之則應驚之則覺則是亦未嘗
無主而未嘗不妙也故自其大分言之寤陽而寐陰而
心之所以為動靜也細而言之寤之有思者又動中之
動而為陽之陽也無思者又動中之靜而為陽之陰也
寐之有夢者又靜中之動而為陰之陽也無夢者又靜
中之靜而為陰之陰也又錯而言之則思之有善與惡
者又動中之動陽明陰濁也無思而善應與妄應者又
動中之靜陽明陰濁也夢之有正與邪者又靜中之動
陽明陰濁也無夢而易覺與難覺者又靜中之靜陽明
陰濁也一動一靜循環交錯聖人與衆人則同而所以

爲陽明陰濁則異聖人於動靜無不一於清明純粹之主而衆人則雜焉而不齊然則人之學力所係於此亦可以驗矣

得之

宰予晝寢 云云予雖非顏閔之倫而在聖門亦英才高第皆聖人所深屬意者而予懈怠如此故云云

學者自是不可懈怠非有已前許多說話也

又前段云吾職分已脩而吾事業已畢乎吾生已足而吾將俯仰無愧乎云云

義理無窮若自謂四事都了而可以自安則雖不晝寢而已爲懈怠矣此段大支蔓語氣頗似張無垢更宜收斂就親切處看此事可否兩言而決耳何用如此說作耶

仁者先難而後獲先難克已也既曰仁者則安得有已私恐此仁者字非指仁人而言語脈猶曰所謂仁云者必先難後獲乃可謂之仁

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語意正如此仁者雖已無私然安敢自謂已無私乎來示數卷此一樣病痛時時有之

又集注曰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此處下心字是如何豈此處便是仁者之心耶抑求仁而其心當如是也曉此一字未徹

仁者之心如是故求仁者之心亦當如之
又吊氏四句正是解此意四句然不憚所難爲一句似亦只說得先難意而後獲意思不切如何

當時本欲只用呂說後見其有此未備故別下語又惜其語非它說所及故存之於後耳

然而第三十二章既以為之不厭誨人不倦自許而第二章學而不厭誨人不倦集注又謂皆我所不能有或者疑聖人之意不應如此相反欲以第二章亦為自許之詞而何有於我哉只謂其何但我有此衆人皆能如此庶前後意不相背薄為說以破之曰聖人之言各隨所在而發未嘗參差插雜當其有稱夫子以聖且仁者故夫子辭之而不敢當因退而就夫為之不厭誨之不倦以自處此是為謙之意是辭高而就卑也及人以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二事歸之夫子則又辭之以我所未嘗有此時為謙之意是辭其有能以就無能也二處之言

雖相襲而意之所主各自不同

不居仁聖已為謙矣以學不厭誨不倦為無有又謙之謙也至於事父兄公卿一節則又謙謙之謙也蓋聖人只見義理無窮而自己有未到處是以其言每下而益見其高也

論語或問說桓魋國人不能違天害已處

此間病處亦與晝寢章相類

聖人既知天生德於我決無可害之理矣而避患又必

周詳謹密者何耶云云此身為天地所託至重云云

患之常避自是理合如此衆人亦然不必聖人為然也

君子坦蕩蕩坦蕩二字只相連俱就氣象說只是習慣

平坦寬廣否抑坦字就理說由循理平坦然後習慣寬

廣也

只合連說看下文對句可見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集注云盛德之容中正和平陰陽合德竊嘗因其言而分之以上三截為陽而下三截為陰似乎有合然又以上三截為陰而下三截為陽亦似有合未知所決抑聖人渾是一元氣之會無間可得而指學者強為之形容如且以其說自分三才而言則溫然有和之可挹而不可屈奪則人之道也儼然有威之可畏而不暴於物則天之道也恭順卑下而恬然無所不安則地之道也自陽根陰而言則溫者陽之和厲者陰之嚴威者陽之震不猛者陰之順恭者陽之王安也陰之定自陰根陽而言則溫者陰之柔厲者陽

之剛威者陰之慘不猛者陽之舒恭者陰之肅安者陰之健蓋渾然無適而非中正和平之極不可得而偏指者也此說推得亦好

秦伯之事集注

云云

當時商室雖衰天命時勢猶未也

木王乃萌是心睥睨於其下豈得不謂之邪志秦伯固讓為成父之邪志且自潔其身而以所不欲者推之後人何以為至德集注所謂豈無至公之說又果何如翦商乃詩語不從亦是在氏所記當時必有所據看書中說肇基王迹中庸言武王纘木王王季文王之緒則可見矣此聖賢處事之變不可拘以常法處而木伯之讓則是守常而不欲承當此事者也其心即夷齊之心而事之難處則有甚焉尚以成父之邪志責之誤矣

以能問於不能章集注採尹氏幾於無我幾字只就從事一句可見邪抑併前五句皆可見邪犯而不校亦未能無校此可見非聖人事

顏子正在著力不著力之間非但此處可見又只就從事上着便分明不須更說無校之云也

篤信好學猶篤行之云不是兩字並言既篤而又信否集注云篤厚而力也何謂厚而力只是其心加隆重於此而又懇切於為之既不輕信而又不苟信否

篤信只是信得牢固不走作耳未有不輕信苟信之意不輕不苟却在好學上見

泰伯第十六章蘇氏有是德無是德之說所謂德者是原於天命之性否

德字只是說人各有長處不必便引到天命之性處也

恫而不愿愿字何訓或謂謹愿則有不放縱之意或謂愿慈則有朴實之意二說各不同不審其義果如何第十七篇鄉原章亦引荀子愿慈之說

二說無甚不同鄉原無甚見識其所謂愿未必真愿乃卑陋而隨俗之人耳

集注又曰恫無知恫無能竊意恫者同也於物同恫一律眼無識別是猶是也非猶是也恫者空也恫而又

恫是表裏俱恫無寸長之實此亦因舊說以字義音韻推之恐或然耳此類只合大槩看不須苦推究也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集注云言以是為善非謂必欲如

是也竊謂善者微有未穩善者則有嘉善之意此不厭
但不嫌遠而已蓋聖人平日簡淡

以下文推之聖人九事子細初無簡淡之意若如所說則
記者當云膾不厭粗食不厭糲乃為正理不應反作如此

說也

不得其醬不食集注云惡其不備也竊疑惡字太重似
見聖人有意處

惡其不備非惡其味之不美但忘其貪味不苟食耳

集注中仲尼不易為未子何也若如中庸第二章所辨
則恐在當時為可耳

不會如此理會恐亦不須如此理會也中庸或問乃為近
年有以此疑中庸非子思之作者故及之耳

文之為說大要只是有文理可觀之謂蓋九義理之

於經籍而存乎事物之間與夫見於威儀華采而為盛

德之輝光形於禮樂制度而為斯道之顯及所引為有

一文理之可觀者皆是云云

物相雜故曰文如前所說是也如下面分別諸說則恐未

然如曰則以學文何以見其不為威儀華采禮樂制度耶

大學疑或問云人物之生莫不得其所以生者以為一

身之主近改物字作類字竊意類字意固不重疊而字

似少開不若只依物字

向來改此類字蓋為下文專說人之明德故不可下物字
若作物字即須更分別人與物之所以異乃為全備近已

如此改之矣

或問云既真知所止則其必得所止若已無甚間隔竊
疑若已字辭旨恐未明白欲改作亦非有甚間隔
若字意自分明未是真無間隔也

格物章或問云其所以精微要妙不可測度者乃在其
真積力久心通默識之中此句曉之未詳
此處細看當時下語不精今已改定

或問又曰所謂豁然貫通者又非見聞思慮之可及也
此句曉之未詳不審此只是方其正一一格物時猶可
勉勵用工夫以格之如所謂豁然貫通處則必真積之久
從容涵泳優游純熟不期而自到非彊探力索可擬議
以至耶抑是既到豁然貫通地位便是真知透徹云云
一若於此而猶用力思索便是沛然自得

前說只以文義推可見何待如此致疑耶

或問所引書降衷以下八言雖皆所以證夫理而其相
次莫亦有序否嘗試推之降衷自天賦於人而言秉彝
自人稟於天而言衷者理之至善而無妄也彝則理之
一定而有常也常即善之所為因有是善故能常衷者
統言彝則指定言此二句方舉其大綱而下文則詳之
天地之中統言天地間實理渾然大中無所偏倚為萬
邦之極而萬物之生莫不以是為樞紐也此比所謂衷
則又加確矣天命之性指是理降而在人為賦生之全
體而性則實即夫天理之中而非有二者是二言者一
言天一言自天而人又所以兼明天賦於人而詳其
降衷之意也仁義之心仁義乃即天命之性指其實理

而心則包具焉以為體而主於身者也此比所謂彝則
又加實矣天然自有之中又細言是理之散於事物之
間莫不各有當然一定之則無過無不及皆天之所為
而非人之力者而其實又不外於其心此二句又就性
而言合裏彛而結之蓋萬物雖各有當然無過不及之
理然揔其根源之所自則只是一大本而同為一理也
此理人物所共由天地間所公共所以謂之道而其體
則統會於吾之性非泛然事物之間而不根於其內也
竊疑此下更宜以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以包天人事
物體用動靜內外終始一貫為說似於八言之下其意
尤為圓也而不之取不審何也
當時只以古今為次第未有此意周子語意差遠故不得

引以為證然却費注解也

延平格物之說原其意亦自程子說中得之云云又嘗
疑前而反復論難專以程說為主蓋不可以復加矣至
此段引延平說則又曰有非他說所能及來易以口舌
爭其辭以抑揚低昂有左程右李別立一家之意
它說是指門人說語意自明何疑之有

傳言謹獨正就誠意著工夫處說或問又就意已誠之
後說天意之誠者既無所不盡真能慊快充足仰不愧
俯不作到此地位其勢决然自不能已矣而猶曰不敢
弛其謹獨之勞焉所以防慮省察使其日新又新而不
至於間斷何也恐此時所謂謹獨與向時所謂謹獨者
大不同

兩說不見其不同但說到此恰好著力不可間斷耳

絜矩或問云各得其分不相侵越廣狹長短平均如一此四句曉之未詳

所惡乎左便是左邊人侵了自家左邊界分而我惡之故我亦不以此待右邊人而不侵他右邊之左如此方得左邊界分分明又以所惡乎右者度之方得右邊界分分明上下前後亦莫不然則四至所向皆得均平而界分方整無偏廣偏狹之病矣

作新民是成王封康叔之語而或問中曰武王何也

此書序之誤五峯先生嘗言之舊有一段辨此後以非所急而去之但看此與酒誥兩篇只說末王而不及武王又曰朕其弟小子封又曰乃寡兄勗武王自稱猶人云弟兄則可見矣

節是鉤簡

又雜疑中庸序曰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人心只是就形氣上平說天生如此未是就人為上說然上文又曰或生於形氣之私乃却下私字何也私恐或涉人為私欲處說似與上智不能無人心句不相合不審如何

如飢飽寒燠之類皆生於吾之血氣形體而它人無與焉所謂私也亦未便是不好但不可一向徇之耳

程子曰人無父母生日常倍悲痛如先生舊時亦嘗有壽母生朝及大碩人生朝與向日賀高倅詞恐非先生筆不審又何也豈在人子自己言則非其所宜而為父母待親朋則其情又有不容已處否然恐為此則是人

子以禮律身而以非禮事其親以非禮待於人也其義如何

此等事是力量不足放過了處然亦或有不得已者其情各不同也

程子以心使心之說竊謂此二心字只以人心道心判之自明白蓋上心字即是道心專以理義言之也下心字即是人心而以形氣言之也以心使心則是道心為一身之主而人心其聽命也不審是否

亦是如此然觀程先生之意只是說自作主宰耳

貧者舉事有費財之浩瀚者不能不計度繁約而為之裁處此與正義不謀利意相妨否竊恐謀利者是作違一事更不着道理合當如何只論利便於己與不利便

於已得利便則為之不得則不為若貧而費財者只是目下恐口足不相應因斟酌裁處而歸之中其意自不

同否

當為而力不及者量宜處乃是義也力可為而計費吝惜則是謀利而非義矣

中庸尚綱條以為已立心明之象不審如何以為已立心明之象莫是有美在其中只要自溫好不用人知否

象字疑

此說得之然更宜詳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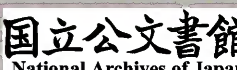
答陳安卿

泰伯篇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嘗因是而推設使文王當武王之時則革命之事亦為之否乎武王處文

主之地則服事之禮亦如文王否乎竊恐此處皆繫乎
天不由乎人使天果欲有為則亦不容文王不欲為天
果未欲有為則亦不容武王必欲為聖人之心廓然太
公如衡之平彼此一無所偏惟其來而順權以應之耳
初何容心預安排指擬於其間文王武王易地則皆然
不審是否此非本章正義但欲因其事變看聖人心耳張子謂一日天命未
絕則為君當日天命絕則為獨夫天命絕否視之人情
而已不審一夫之心未解還得為天命猶未絕否抑許
大公天下之命豈偏在一夫上到此則聖人用權之地
惟幾微義精者乃可以決之自不容以常法論也
詳考詩書則文武之心可見若使文王漠然無心於天下
歟然終守臣節即三分之二亦不當有矣然此等處正未

事所謂未可與權者食肉不食馬肝未為不知味也

高堅前後大槩只是譬其無階可升無門可入無象可
執捉也然而考其高堅前後之實恐亦不外乎日用行
事之近即是日用間事但其理如是之高堅玄妙耳高
是理義原頭上達處如性天道堅是理義節會難考處
如數端參錯前後是理義變化不居處仰者望而冀及
盤根錯節處之貌鑽者鑿而求通之意瞻則視之方微見也忽則視
之又未定也此正用工憤悶懇篤之際而萬疑畢湊欲
融未融之時也所謂欲罷之意亦易萌於此矣而夫子
在前却循循善誘不亟不徐而教育其序既博我以文
使我有以廓其知而無一理不洞研諸心又約我以禮
使我有以會其極而無一理不實踐諸已至此則堅高



前後之旨趣要歸亦不外乎其中而有可從升之級有
可從入之門有可執守之象矣是以日益有味而中悅
擇雖欲罷而自不能已於是又即仰鑽博約之功所未
精密而猶可以容吾力者一一極盡更無去處然後向
之所以爲堅高前後者始瞭然盡在目前如渠決水通
大明之中睹萬象真見其全體之實卓爾直立於其所
昭著親切端的確定而無纖毫疑礙遺道之處矣然欲
更進一步實與夫子相從於卓爾之地則無所由蓋前
此猶可以用力此則自大而趨於化自思勉而之不思
勉介乎二者之境所未達者一間非人力之所能爲矣
但當據其所已然從容涵養勿忘勿助至於日深月熟
則亦將忽不期而自到而非今日之所預知也不審是

否

卓爾即是前日高堅前後底今看得確定卓然爾如巍巍
高底今從頭徹底皆分明卓然盡在目中無有遺道節會
堅底今皆融泮自成條理卓然森列於中不容紊亂前後
捉摸兩不定者今則前者灼見其卓然在前不可移於後
後者灼見其卓然在後不可移於前不是高堅前後之外
別有所謂卓爾者也

諸家多以前爲過後爲不及恐無此意前後只是恍惚
不可認定處將以前者爲是耶忽又有在後者焉而前
者又似不是皆捉摸不著若見得端的時皆是時中無
過不及諸家又以卓爲聖人之中卓却是中然亦恐未
可便說中則卓字意又看不切矣

此說甚善昔聞李先生說此章最是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傳我以文約我以禮至親切處其言有味前後固非專指中字然亦彷彿有些意思

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嘗因是推之道無一息之停其在天地則見於日往月來寒往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終萬古未嘗間斷其在人則本然虛靈知覺之體常生生不已而日用萬事亦無一非天理流行而無少息故舉是道之全而言之合天地萬物人心萬事統是無一息之體分而言之則於穆不已者天之所以與道為體也生生不已者心之所以具道之體也純亦不已者聖人之心所以與天道一體也自強不息者君子所以學聖人存心事天而體夫道也不審是否

逝之說亦猶解中庸說死而不亡之意皆是墮異端處

此亦得之但范氏說與道為體四字甚精蓋物生水非道之體乃與道為體者也可更詳之

學道立權章集注舉楊氏曰信道篤然後可與立且篤信是好學以前事既篤信而後能好學也今此於既學達道之後却言篤信何也恐信字徹首徹尾不可分先後如篤信而後好學者方只信箇大槩既學之後而又信道篤者是真知而信之所信意味自不同其言各有主而此意所引篤字又應立字為切否

信道篤三字誠有未盡善者
鄉人難古人所以為此禮者只為疫癘乃陰陽一帶不和之氣游焉非有形象附着人乃天地精氣所會故至

誠作威嚴以驅之則志帥充實精氣彊壯自無疑忌怯
懾而有可勝之理否但古人此禮節目不可考想模樣
亦非後世催俗之所為者

後漢志中有此想亦近古之遺法

顏子無所不說與終日不違聞一知十語之不惰等類
若以知上言之則此時方只是天資明睿而學力精敏
於聖人之言皆深曉嘿識未是於天下之理廓然無所
不通猶未得全謂之物已格知己至而復其本心光明
知覺之全體處蓋是時猶有待於聖人之言故也至於
所謂卓爾之地乃是廓然貫通而知之至極與聖人生
知意味相似矣不審是否
恐是如此

鄭黨瓜祭陸氏謂魯論瓜作必而季氏一篇又是齊論

則今此書非漢時魯論之篇乃後世相傳集三論皆有

混其間否此雖非大義所
係亦當知之

何晏序云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為之注然今不可得而
分矣舊亦嘗病其如此矣

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自天道言
未發之前聖與愚同此一大本未有是四者之事而均
涵是四者之理及其發也衆人之所自然中節處亦宛
然是本底形見亦與聖人底無異自人道言則聖人未
發全醒定既發則全中節衆人未發則本然底固在而
瞋然不省其發則雖有中節時節而其不中者多矣如
中庸此節四句據本文正義恐只是推原性情之本統

就天道言若上文兩節乃是就人工夫言所以存中和之體而下文一節則工夫之極又所以致中和之用也然或問中曰以其天地萬物無所不該故曰天下之本以其古今人物之所共由故曰天下之達道則此處又不特是未分不在其中矣

既云大本達道則無一物不在其中矣
理有能然有必然有當然有自然處皆須兼之方於理字訓義爲備否且舉其一二如惻隱者氣也其所以能是惻隱者理也蓋在中是有是理然後能形諸外爲是事外不能爲是事則是其中無是理矣此能然處也又如赤子之入井見之者必惻隱蓋人心是箇活底然其感應之理必如是雖欲忍之而其中惕然自有所不能以

已也不然則是槁木死灰理爲有時而息矣此必然處也又如赤子入井則合當爲之惻隱蓋人與人類其待之理當如此而不容以不如此也不然則是爲悖天理而非人類矣此當然處也當然亦有二一就合做底事上直言其大義如此如入井當惻隱與夫爲父當慈爲子當孝之類是也一泛就事中又細揀別其是非非當做與不當做處如視其所當視而不視其所不當視聽其所當聽而不聽其所不當聽則得其正而爲理非所當視而視與當視而不視非所當聽而聽與當聽而不聽則爲非理矣此亦當然處也又如所以入井而惻隱者皆天理之真流行發見自然而然非有一毫人爲預乎其間此自然處也其他又如動靜者氣也其所以

能動靜者理也動則必靜靜必復動其必動必靜者亦
理也事至則當動事過當靜者亦理也而其所以一動
一靜又莫非天理之自然矣又如親親仁民愛物者事
其所以能親親仁民愛物者理見其親則必親見其民
則必仁見其物則必愛者亦理也在親則當親在民則
當仁在物則當愛其當親當仁當愛者亦理也而其所以親之仁之愛之又無非天理之自然矣凡事皆然能
然必然者理在事先當然者正就事而言言其理自然
則貫事理言之也四者皆不可不兼該而正就事言者
必見理直截親切在人道為有力所以大學章句或問
論難處惟專以當然不容已者為言亦此意熟則其餘
自可類舉矣

此意甚備大學本亦更有所以然一句後來看得且要凡
得所當然是要切處若果得不容已處則自可默會矣
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字公前所問蓋以仁字純就生
人之類而言某謂人字不當如此說而李公以為先生
說緊要在人字上今承批教復未之然某請畢愚見而
折衷焉竊謂此段之意人字只是指吾此身而言與中
齋言仁者人也之人自不同不必重看緊要却在體字
上蓋仁者心之德主性情宰萬事本是吾身至親至切
底物公只是仁之理專言公則只虛空說著理而不見
其切於己故必以身體之然後我與理合而謂之仁亦
猶孟子合而言之道也然公果如之何而體如之何而
謂之仁亦不過克盡己私至於此心豁然瑩淨光潔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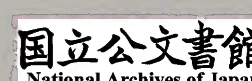
表裏純是天理之公生生無間斷則天地生物之意常有故其寂而未發惺惺不昧如一元之德昭融於地中之復無一事一物不涵在吾生理之中其隨感而動也惻然有隱如春陽發達於地上之豫無一事非此理之貫無一物非此生意之所被矣此體公之所以為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雖或為義為禮為智為信無所往而不通也不審是否

此說得之不然則如釋氏之捨身飼虎雖公而不仁矣先生批答李公有云此干不止是一事之仁竊謂此干不止是一事之仁只說此一事見其有仁耳蓋此大節目上不昏昧則是性綱已舉其餘自可類從然詳夫所以許之之意蓋亦重在此處以是為主而於全德無

所妨故耳固非謂止此一事有仁而其他尚有不仁處亦非謂全體渾然無闕而不容止以此一事偏指之也故此三仁之仁與一事之仁固異而與合下來全仁者亦自不同先生答李公又云吾之所以為心者如何而能無入而不自得須要理會竊謂須是知止有定然後無入而不自得也

得之然亦須有涵養工夫也
呂氏孟子惻隱說云蓋實傷吾心非譬之也然後知天下皆吾體生物之心皆吾心彼傷則我傷非謀慮所及非勉強所能此所謂皆吾體皆吾心者亦只是以同一理言之否

非但同理亦同氣也



心說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所以為生物之主者天之心也人受天命而生因全得夫天之所以生我者以為一身之主渾然在中虛靈知覺常昭昭而不昧生生而不可已是乃所謂人之心其體則即所謂元亨利貞之道具而為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即所謂春夏秋冬之氣發而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故體雖具於方寸之間而其所以為體則實與天地同其大萬理蓋無所不備而無一物出乎是理之外用雖發乎方寸之間而其所以為用則實與天地相流通萬事蓋無所不貫而無一理不行乎事之中此心之所以為妙貫動靜一顯微徹表裏終始無間者也人惟拘於陰陽五行所值之不一而又重以耳目口鼻四支之欲為之累於是此心始

格於形器之小不能廓然大同無我而其靈亦無以至於心矣人之所以欲全體此心而常為一身之主者必致知之力到而主敬之功專使胸中光明瑩淨超然於氣稟物欲之上而吾本然之體所與天地同大者皆有以周徧昭晰而無一理之不明本然之用與天地流通者皆無所隔絕間斷而無一息之不生是以方其物之未感也則此心澄然惺惺如鑑之虛如衡之平蓋真對越乎上帝而萬理皆有定於其中矣及夫物之既感也則妍蚩高下之應皆因彼之自爾而是理固周流該貫莫不各止其所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自無分數之差而亦未嘗與之俱往矣靜而天地之體存一本而萬殊動而天地之用達萬殊而一貫體常涵用用不離體體

用渾淪純是天理日常呈露於動靜間夫然後向之所
以全得於天者在我真有以復其本而維天於穆之命
亦與之爲不已矣此人之所以存夫心之大畧也王承
子正云看得儘有功但所謂心之體與天地同大而用
與天地流通必有微驗處更幸見教淳因復有後篇所
謂體與天地同其大者以理言之耳蓋通天地間惟一
實然之理而已爲造化之樞紐古今人物之所同得但
人爲物之靈極是體而全得之總會於吾心即所謂性
雖會在吾之心爲我之性而與天固未嘗間此心之所
謂仁即天之元此心之所謂禮即天之亨此心之所謂
義即天之利此心之所謂智即天之貞其實一致非引
而譬之也天道無外此心之理亦無外天道無限量此

心之理亦無限量天道無一物之不體而萬物無一之
非天此心之理亦無一物之不體而萬物無一之非吾
心那箇不是心做那箇道理不具於心天下豈有性外之物而不統於吾
心是理之中也哉但以理言則爲天地公共不見其切
於已謂之吾心之體則即理之在我有統屬主宰而其
端可尋也此心所以至靈至妙九理之所至其思隨之
無所不至大極於無際而無不通細入於無倫而無不
貫前乎上古後乎萬古而無不徹近在跬步遠在萬里
而無不同雖至於位天地育萬物亦不過充吾心體之
本然而非外爲者此張子所謂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心
者也所謂用與天地相流通者以是理之流行言之耳
蓋是理在天地間流行圓轉無一息之停凡萬物萬事

小大精粗無一非天理流行吾心全得是理而是理之
在吾心亦本無一息不生而不與天地相流行人惟
欲淨情達不隔其所流行然後常與天地流通耳且如
惻隱一端近而發於親親之間親之所以當親是天命
流行者然也吾但與之流行而不虧其所親者耳一或
少有虧焉則天理隔絕於親親之間而不流行矣次而
及於仁民之際如老者之所以當安少者之所以當懷
入井者之所以當怵惕亦皆天命流行者然也吾但與
之流行而不失其所懷所安所怵惕者耳一或少有失
焉則天理便隔絕於仁民之際而不流行矣又遠而及
於愛物之際如方長之所以不折胎之所以不殺殊之
所以不夫亦皆天命流行者然也吾但與之流行而不

余龍馬

害其所長所胎所殊者耳一或少有害焉則天理便隔
絕於愛物之際而不流行矣九日用間四端所應皆然
但一事不到則天理便隔絕於一事之下一刻不貫則
天理便隔絕於一刻之中惟其千條萬緒皆隨彼天則
之自爾而心爲之周流貫匝無人欲之間焉然後與元
亨利貞流行乎天地之間者同一用矣此程子所以指
天地變化草木蕃以形容恕心充擴得去之氣象也然
亦必有是天地同大之體然後有是天地流通之用亦
必有是天地流通之用然後有是天地同大之體則其
實又非兩截事也王承批此篇後截稍近又曰天命性
心雖不可謂異物然各有界分不可誣也今且當論心
體便一向與性與天袞同說去何往而不可若見得脫

灑一言半句亦自可見更宜涵養體察淳再思之體與天地同大用與天地流通自原頭處論竊恐亦是如此然一向如此則又涉於過高而有不切身之弊不若且只就此身日用見定言渾然在中者為體感而應者為用為切實也又覺聖賢說話如平常然此二篇辭意恐皆過當併望正之

此說甚善更寬著意思涵養則愈見精密矣然又不可一向如此向無形影處追尋更宜於日用事物經書指意史傳得失上做工夫即精粗表裏融會貫通而無一理之不盡矣

答陳安卿

知在王處甚善且得朝夕講學有商量也昨所寄諸說

又已批報但無便可寄今并附還又堯卿一紙煩為致意連之也前此所問主祭事据禮合以甲之長孫為之乃是若其不能則以目今尊長攝行可也如又疾病則以次攝似亦無害異時甲之長孫長成却改正亦不妨也為僧無後固當祭之無可疑但宗祭說未暇細考後更奉報

答陳安卿

淳前日疑大學或問然既真知所止則其必得所止若已無甚間隔其間四節蓋亦推言其所以然之故有此四者淳竊謂真能知所止者必真能得所止而定靜安慮上下一以貫之當下便一齊都了中間實無纖毫間隔乃聖人地位事也上文若已無云者其接真知所止必得所止之意誠為快然既曰無矣而又繼以甚者則

是亦有些間隔而不甚多之辭也恐甚字與無字又不相應否然曰所以欲將若已無字換為非有字若之為言似也雖似如此而其間亦有少過度處也健步勇往勢雖必至而亦須移步畧有漸次也

孟子所謂盡心今既定作知至說則知天一條當何繫屬繫之知性之下而盡心之前與知性俱為一袞事耶抑繫之盡心之下乃知至後又精熟底事耶夫三者固不容截然分先後然就其間細論之亦豈得謂全無少別

知性則知天矣據此文勢只合在知性裏說
丁士寄問誌石之制在士庶當如何題温公謂當書姓名恐所未安夫婦合葬者所題之辭又當如何

宋書進士某君夫人某氏之墓下畧記名字

丁士下以三月半葬併改葬前妣附于先塋以前妣與其先夫合為一封土而以繼妣少間數步又別為一封土與朋友議以神道尊右而欲二妣皆列於先塋之左不審是否然程子葬穴圖又以昭居左而穆居右而廟制亦左昭右穆此意何也

丁士所處得之昭穆但分世數不為分尊卑如父為穆則子為昭天豈可以尊卑論乎周室廟制木主文主為穆主季武子為昭此可考也

明器亦君子不死其親之意
畫家不曾用

答陳安卿

太極者天地之性而心之體也一元者天地之心而性情之會也陰陽慘舒者天地之情即性之流行而心之用也不審是否

程子曰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更以此語參看

前者納去心說後來覺得首語說天心不的當今改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所以為生物之主者天之心也不知是否

改得語意全備甚善

先生答妻父鬼神說云所謂非實有長存不滅之氣魄者又須知其未始不長存爾廖子晦見此謂長存不滅乃以天地間公共之氣體言之淳恐只是上蔡所謂

考精神即自家精神之意耳王子合以為二說只是一意若非公共底則安有是精神耶不審何從

上蔡說是

寃魄二字向聞先生說發用處是寃定處是魄記事處是魄小兒無記性不定疊皆是魄不足又先生答梁叔書謂鼻之知臭口之知味魄也耳目中之煖氣寃也淳竊以為寃不離氣魄不離體寃則氣上一箇活處其所流行而不息發越而有生意者也魄則體上一箇精處其所真實確定凝然而不散漫者也

寃魄且如此看不須更支蔓言語間未能無病久之自所見得夫今不須苦求也與王丞論者則太支離矣王丞說寃即是氣魄即是體却不是須知寃是氣之神魄是體之神可也佛氏說地水火風亦相類

之不受日光處其魄也故十六以後謂之生魄其受日光處則其陽氣之明也故初二三以後謂之生明蓋日月只是陰陽之氣非實有形質也

明道先生曰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舊認作未生以前天理未有所降賦時近思此說恐幾太過人既未有生則不得謂之性也明矣更何待如此言耶疑此所謂以上云者似只說其從未感物以前至於所以生之始云耳恐非離人言天厯說未生以前事此說費力恐只合仍舊更思之

赤子之感於物有天然發處有發以人處如啞鳴震悸則天然之發也如飲乳轉盼孩笑者則發以人處也又有人之天處有人之入處如良知良能人之天也順情則事適情則然凡其嗜好則人之入處也

所以感者皆從外生所以應者皆從中出靜中之知覺伊川以復言之乃其未發者也然先生復卦贊曰生意闢然具此全美又曰有茁其萌有惻其隱又似有生意何也常思之群陰固蔽之中一陽之萌生生之心就本位上已畧萌出其端但未到發達出於外耳是所謂闢然者在人則為萬事沈寂之際其中虛靈知覺有活物者存即此便是仁者生生之心就生體已微露出其端矣但未到感動出於外耳是所謂有茁其萌者與伊川說無異惻隱則又在茁萌已後乃已發見處達而為惻隱也若以時運言則丑盡子初為復以月運言則晦盡朔交為復以日運言則黑極而微露於東

卷之五十五 四十五 余天運刊

為復在人言則赤子初生者復也以神識言則神初發知者復也

闕字後來亦欲改之。但未有穩字耳。茁萌惻隱却是正指初發處。日運以下有說得太遲處。更消息之。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七終

補遺

李堯卿問近思錄生之謂性性即氣一段

此段看得好更詳味之。在明衣之制未詳當缺後

陳安卿問子賤之成德實出於聖門夫子歸於魯多

賢者聖人謙厚於此寧可見而蘇氏說恐未盡

不然每一樣病痛時時有之之後

同

